

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為流矢所
中馬驚墜整進為賊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與收餘
兵保伊陽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謂留守也
日結為興復計兩河豪傑皆深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詔撫河南
唐盛廢城下散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
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載不能止之議者咎
之

甲戌大理少卿吳璠言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今命官不得
以詩賦私相傳集習之禁尚未刪去望令刑部刪削從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視以未濫賞凡直赴廷試及進書頌虛作從軍

治河因權倖保奏推賞與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皆蠶正
之至是都省以保留滯為言丙子詔令到部官自陳有無係討論
之人仍給除名罪如係前項色目人並令吏部審量取旨

未四年六月
辛巳再討論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金祈請使宇文虛中始渡河趙姓之遺史云
趙姓者虛中方根舉洞宵宮乃上表自薦遂加親先是詔求奉使
殿學士為大金祈請使此所云官戒皆誤今不取
是日范

是月朔散即顧文為監察御史日歷書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

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尤世以統制官王德為先鋒與成遇於上蔡
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裒散卒再戰尤世以儒服臨軍成遂見白

是日范



效多以才助軍要錄

袍青蓋者曰心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
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其謀主
陶子思為官軍所執按宋史繫十一月丙午已御營前軍副統制劉正彥擊丁
進降之止彥初至淮西即預兵合肥安撫使胡舜陟固拒不與正
彥徽求愈急且屯師城下以得兵而後退舜陟閉關之踰月止彥
大忿驛聞於朝詔舜陟分析舜陟亦勅止彥遁獲失事時兵不歸
可重熙正彥之出師也通直郎劉晏偕行晏嚴州人在遼登進
士第宣和四年率眾數百來歸及金人犯京師朝廷以晏總遼東
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正彥行逮至淮西而進
軍頗眾晏曰兵固有先聲後寔者今賊勢甚張當以奇計破之以

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既盡則已一色易之賊

見官軍累日不絕旂色各異遂不戰而請降詔降赦進罪分其兵

隸諸軍正彥以武自武德大夫威州刺史進階官武功大夫而要

遷朝散郎各賜金帛晏志以所賜分將士將士皆悅正彥始歛望

十有一月癸未按是月初青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郎犯公私

罪杖非傷人及盜者聽贖一次用禮部侍郎張浚請也 初注伯

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以女之夫都水監丞梁汝霖

使未割地以等至相州而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徇以北至是

得歸伯彥以聞且言二帝未還不敢顧私已徑令還鄉矣上慶詔
勞之或曰伯彥使人贖以於金國似後更名召嗣蘇克小雁知





房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婚梁汝霖者尚皆為金人標去拘于湯陰

世集中一耳矣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適至河陽得漁舟以濟拓宗
率不卒前奇奏賦云助奸臣暗子與喻之謀則其國歸已久非倉
卒適歸也令且兩存之似汝霖自監逐出割地事見伯房中興日
歷顯詳免獨為
金人標去亦說

甲申朝奉郎知天長軍楊成悛言盜賊之始以教弓手取之而有
餘及其結集雖眾將捕之或不足近者增置弓手莫消寇之行也
若增而不教與不增同教而無法與不教同乃詔州縣自辦錢造
軍器其武尉未辟者趣令辟之嚴懍麻陽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軍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
既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
在邠州乃移綱澧州居住 拾月 至是有上書詒綱之宛者御史中

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叔寨結眾伏
闕慶師太原凡三罪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 綱之責日歷不
及胡安國輩竇論鈔入綱為王綯所劾惟未勝非閭居林畧及其
事未見全軍綯以此月內辰戌運禮書故且先載綱賜命於未達
立前當束心書附其本 高麗國王稽遣其臣尹彥願奇入見且
日一宋史葉辛巳朔

秦表謝罪詔中書舍人張洩押伴麗使入貢日歷不書公要在
云爾張洩押伴事按日歷十月壬戌載上語云波迎押伴高麗人
使而痛客言甚知辭然此時麗使未或是十二月戊午放普奏
常平法時上路亦不知飛人入朝 無本日錄以是月 既見命客
庚陰中丞政先書押伴事俟考 按宋史葉辛巳朔

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仍優詔卷之
丙戌戶部尚書呂頤浩藏史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誠
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綱試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張洩試御史中

聖給事人孫觀試吏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起居郎周望試中

書舍人右司諫鄭毅右諫議大夫

日歷十一月丙戌戴爾浩

非未遷時已上北奏而改乃行之耶按史戶部題未遷已為中丞

必有一誤以某年而後省題參考之願浩夢得觀之除自元而無

見按十二月五日望泰氏閣留財事已廢舍人銜而改定代望定

際命遂言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 願浩在放曹嘗乞革致左藏

庫官物過江言未及行而從

九女間遊卒王安檀折東京留守司逆角事關丁亥詔特依軍法

後有犯者視此已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

其僮之家屬詔分養於真秦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

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

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

恙皆感戴仰戴聖恩未勝非曰如叔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

又曰昨于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

所向無前惜也感于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得子

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燧子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日歷載

十月九日庚申蓋因王伯房時政記所云而不深考耳其中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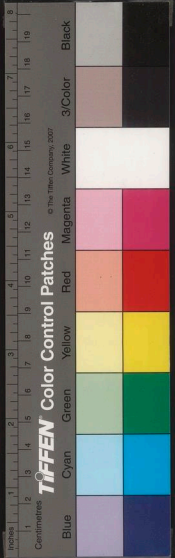
去降敵高洋月蓋十一月九日已丑也會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

日受命討成不應其日已奏後今各附本日底見前

尾時政曰差歷二月無克以歷又差一年今並不取

辛卯上夢上皇在走福宮並任拜之翌日以諭輔臣倏然良久曰

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黃潛善曰近聞宇文虛中以十月二十六日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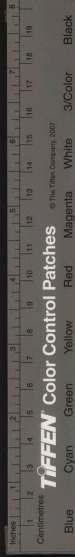


河與金人相見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少寬聖抱上領之

日歷載此事于十月十一日
戌恐誤今從熊克小歷附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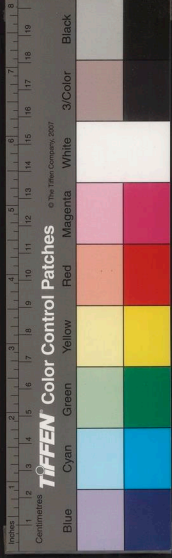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中散大夫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今辟金人謀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畧使兼節制陝西軍馬王庶不協遂併兵寇鄜延康定統制官王宗尹不能禦庶在防州聞金人康定夜趨鄜延以過其前金詭道隔丹州丹州界于鄜延之間庶乃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龍世才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且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濟督師端陽許之而寔無行意杖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

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為彬曰公視端所都塾與李綱救太原之異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名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萬一若敗敵馬馳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直抵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於寧之襄樂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圍彥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當東壁空家質以賞戰兵敵不敢犯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東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閱



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陷遂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
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敵大入彥明
師所部力戰生子城樓上敵併真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
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子妾宿怒敵而救之久之詔贈彥明中天
天官一子彥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國急自汝散亡往援溫州觀察
使新知鳳翔府王瓌亦將所部發興元叱庶至甘泉而延安已陷
庶無可歸乃以其軍付瓌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
猶以節制望端故倚端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聲者
雖肯亦不敢馳庶至軍端全每門戒其從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
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

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食久端聲色俱厲問
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
數令不從誰其愛身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一見聽何也
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即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
夜寧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袵
今既已失春秋大臣出疆之義得以專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
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之端意沮因
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為言已自効待罪端乃拘縶其官屬又奪庶
節制使印而遣之王煥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煥不應會有
告煥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煥謂中



享曰燬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燬已去遽遣兵要之不
及而止燬亦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金人既陷延安府
遂自綏德渡河犯晉寧軍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威武軍承宣
使折可求謀夾攻虜索爾徽言與可求合令人乃說可求許封
以閩中地可求遂降金使可求招徽言于城下徽言登脾以大義
責之且引弓射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徽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
徽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括與葉濃戰于建州城下大敗之濃
引其兵東走括遣人招諭濃遊降其後濃至張浚軍中復謀為變
俊執而誅之

然元小歷載此事于十二月庚申
今波日歷會安鑿此月十三日

乙未集英殿修撰新之福州吳若夫移知南劍州

此恐無十二月丁
丑所書余深奏

留江帶事
相開當考是日金人陷濮州初左副元帥宗維自澶淵引兵自

城下意以為小部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取其營直犯中
軍宗維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
登城守脾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維入其城守臣直秘閣
楊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維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
婦城中無少長皆殺之金又犯澶淵顯謨閣學士知開德府充本路
經略按撫使王楙率軍民固守金偽為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
附汝百姓何敢拒師軍民間之欲殺楙楙走至南門為軍民所殘
殺城遂陷經略司主管机宜文字朝請郎鄭建國亦為亂兵所



殺金怒其拒戰殺無遺事聞贈祿資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

夫建古鉛山人也開德之陶史無年月日趙姓之遺史附于濮州之

鉛山縣科頂狀云是次二年十二月金入圍開本府兵守備沒此

必得其寔但以不見今日按著于此擬願正忠義錄云棧港

戰而死蓋其家陳乞恩澤狀云尔与姓之所記不同顯正錄又以

棧為頻與閣待制亦誤棧是次元年已還密直其遺顯學未知在

何時於是有言粹中死事曰乃贈徽猷閣待制粹中贈職日歷會

外制集有制詞畧曰一城之人時相州圍久糧食皆絕守臣直敵

同日而死汝無負者朕寔痛之敵閣兼主置真定府路經路安撫司公事趙不試謂單氏曰今城

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為計眾不應

不試又曰約降如何眾雖悽慘然亦有唯者不試乃登城遂謂

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至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啟門而納其

家屬于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寔之以土人皆哀之此據

之遺史但姓之謂和知相州趙縣丞乃不字行宗室恐誤按不試

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寅自朝請即通判相州除直和閣和州事不

交元年五月升直殿殿閣知相州即此人也澶相之隔東京留守

杜元開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寇自是河流不復矣

和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為奉議即假禮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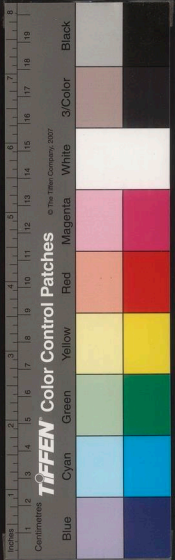
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

可兼河北京畿撫諭戍戍行可等渡河見金人于澶淵時河北紅

巾甚衆行可等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亦以應募

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且慮給之然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

薄因留不遣云唐子上觀饗太廟字聖于壽寧寺會安云建炎大二年不復廟按此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月壬寅手詔云建祖廟及壇夜氣晏溫風露澄霽是則先廟而後
節明矣今從日歷但口歷載此手詔于元年十一月戊申蓋差一年

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開初見元年四月丁亥言權茶買馬五言

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權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減額
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然
之擢開同主管州川陝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
並罷做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茶引錢每
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住征一錢有半置
合同場以訊其出入重私商之禁魏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
是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乃踰二萬匹引自
錢至一百七十萬緡改酒法在三年十月辛丑改
法法在紹興二年九月甲申

辛丑上齋于行宮常明殿光州觀茶使樞密都承旨邢煥為保

靜軍承宣使煥堂為上言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

論黃澗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无策可施其言多所補益

壬寅親祀上帝于園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礼畢赦天下命侍

從于廢放黜謫之中益才幹敏強之士各二人吏民因忤季彥求

劾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江浙淮南福建起大礼賞給錢二

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万匹絲綿八十万兩

皆有奇是日上自常朝殿用佃仗二千人詣壇行礼中興聖政誌
曰朕祖宗有

天之長賴恭缺戴宗之曰朝守神器通步當初祇見于皇天后土

大懼菲德弗獲願效乃先事三日舉陰退齊宸于朕心罔既獲效
建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風露澄霽是則先廟而後節
事弗敢謂卒制敢忘康方恐懼降有以美味承扶持全安之奉殿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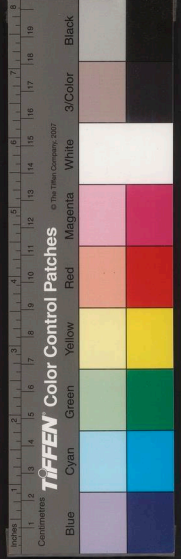


大臣其同寅協恭思惟國易輔朕不逮以得百辟再目風惡有
言違于子聽必忠必誠母春于私凡曰有官君子歸躬行惟
業見修令節臣者豈不有存其必曰毋傷于民毋害于國
中國無依之臣敵愾難有節差軍軍民既土成奮力四命
夫業無依臣惟終為柔臣臣苗正等曰父惟正文王有明德故天假命
武王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事上帝帝報多福厥德不日以
受命國今太上皇帝當却見天地而大懼菲德弗獲頌歎觀之以
雪陰聖霽乞用成祀其賜事上帝半恢多福厚矣聞于上既獲
祇事又且弗敢自享蓋恭慎修者下詔自警因以戒群臣而屬多
土則厥德不回其誠益篤矣哉能坐收三紀人享之功用侍于聖
神益恢中興之烈其與夫天覆命武王千載同符矣嗚呼僕哉

以平葉濃之功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初祖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止官故奉使人而互荐送

者即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相之兩路正拜凡五十八月奉
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真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
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救婦吏部立
是踰年無額就者乙巳吏部請復婦漕司從之

已酉詔祭京童賈王黼朱劬墳上利皆毀之收其田免者計
晨月有狂人其衣冠執香炉携絡囊拜于行宮門外內侍以聞捕
赴都堂問狀第三天使執為官家見囊中紙一軸書是語也如醉
如狂不可深詰因露索之右臂刻十餘字未是語也送之揚州根
治則自言蘄州人當見有認富家為父者所得厚子甚意欲效之雖
加箠楚終无他說且不言其姓名眾以為寔真狂人也乃釋之





尚書兵部侍郎李剛兼权直季工院剛除兵侍本部題名在此月而元日上之享而也秘書少監林逵讀祝文而失于恭恪

諸書皆无之

迎汪伯彥客也此書省題名迹今年十月白少監除左文而後省題名无之盖未上也朝獻失儀当在十一月拜郊時題名云十月恐誤

者不容乃命集英殿修撰守此事日歷全不見今以張茂初潛入殿章既無迹名按

徽猷閣侍制賈安宅告老詔守本職致仕安宅瑞安人事上皇為

工部侍郎此事日歷不書今且以鈔與三陝西安抚司都統制

印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金人陷留州初李成既為刘光世所

敗遂轉寇留州权州事迎坊即李某固守不下成粮尽引去留人

求救于知滄州劉錫會金人未攻騎軍至城下留人望之曰滄州

救兵至矣乃具香花于城上望塵收諜既而知為敵至遂出降金

人大喜不入城而去 涇原兵馬都監惠知懷德軍吳玠叛賊

史斌按宋史作發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

誘斌如長安而散其眾欲徐圖之曲端遣玠繫斌斌走鳴犢鎮

為玠所擒端自繫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殺

玠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庭傑功績記繫三年冬戰青溪復華

州之陵而去金人內侵已三載矣其寔二年冬也王綸擊玠碑分

此三事作二年按三年九月長安已陷而綸碑乃云冬刺賊史斌

擄長安謀為不軌寔甚謀矣其寔此青溪在今年之夏復華州益

而長安不知的在何月可且附此月復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

按宋史 圍棗州守臣朝奉大夫直秘閣姜剛之與战城破為所害

後贈剛之奉直大夫 剛之贈官在紹興 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旣

及少以...
及少以...
及少以...

渡河其前軍准備將岳飛元所屬遂以其衆千人降于東京留守

杜光時神時道小校桑仲為潰卒所推亦降于元光皆以為將

十有二月庚辰月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

八千人駐于奉國寺日歷在壬子今從熙元小歷趙姓之遺史云

云傳与楊惟忠比肩如王淵鑄世忠張叔皆出其下按淵宣知

周己為大將傅維世家然有小校振起非推忠淵比也今不取

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皆射者聽之仍籍其姓

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其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

量与補官從之今尚書省立法按宋史卷十一

丁巳故朝奉大夫箭彖國進貶單州別駕太常少卿翁彖深罷尚

書考功員外郎翁挺除名鄴州編管時言者論彖國本屠沽酒博

之雄奴事楊戩請康之末沮兵觀望与趙子崧締交結党以現時

變挺素無行檢事伶人張補及梁師成師成父沒挺與秦湛甚縹

素定客自称義孫則所養可知深空塞暗昧以李綱所用觀朝廷

正綱之罪心壞愈恚神識如癡望併賜賜點既奏遂有足命港親

子也觀高郵人元祐

戊午執政進呈從官呂頤浩葉熹得孫觀張激討論常平法事頤

浩等言此法不宜廢如免沒坊塢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三曰

青苗歛散永勿施行夢得請選廬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官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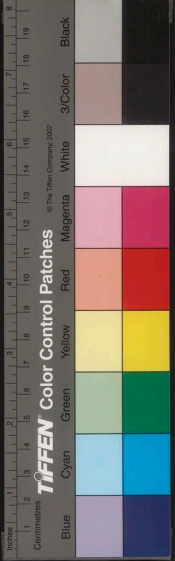
頤浩請追還常平句雜本皆從之會戎馬南牧未克行思羅本在

庚寅今併書之能克小歷載此事在十一月壬辰今從三月正月

卷十八

卷十八

十七



已未詔諸路非見關官及已授人違年不赴皆毋得奏辭以論者
言監司師守多私其親舊使士人失職故也

庚申金人犯東平府守臣王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置制使
叔邦彥適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劄范瓊自京師引京兵至東平
敵衆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瓊俱南歸瓊引兵至淮
西金既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臣中奉大夫劉豫遣其子承務即
邢曹振麟與成金兵圍之數匝朝散大夫通判府事張東益兵援之
乃去金即遣人陷豫以利豫因有和謀與東偕往投拜民庶道不
從豫遂絕城詣軍前通款此據偽豫傳增修趙姓之遺史云李成
求救于滄州劉錫金人侵山東先至濟南府劉豫謂滄州故兵
來矣即不為守禦陷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據此與諸書

不同題得之傳聞今不取能克小歷云尼瑪哈道人端發以利發
逐納致恐亦不然蓋此時尼瑪哈正圍北京今依發傳則尼瑪哈
名廢不失定發傳載豫降在建安三年己酉按汪藻撰郭永傳云
金俘東平濟南人以令北京則豫降在當此時但未知何日耳日
屋建炎四年八月丁亥叔邦彥斂官狀云建炎三年五月內因金
人重兵攻破東平府假兵救奪得出奉圣旨疾速發赴行在或足
次年正月行在方知而降此言
亦未可知矣今併附此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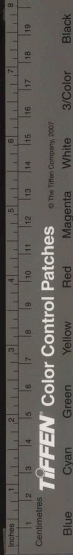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來高販自便望罷鈔法
令都茶場約本路歲額印造茶引付茶司司實行招誘客入入錢
請買計置輕費赴行在毋得抑配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買引
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北京起復朝奉大夫河北京東路提點刑
獄公事郭永死之能克小歷載此事于十一月初金人攻北京急
戌申今從趙姓之遺史繫此



河北轉運副使董叔大名府尹張益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無梁
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控其鋒
以待以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絕死士持帛書詣行在言益金
停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者無
類益譙與持運判官張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即
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張益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
破為砲樓櫓皆壞左右散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
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
然崇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矣惧益譙億率眾迎降金
人曰城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

不降者我也高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巧以高貴
啗之永瞑目罵曰恨不滅尔報國何說降乎宗維令驛者申其
永執手罵不絕宗維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
我殺我死當率義鬼以滅尔曹大名人在繫者皆出涕宗維令斬所舉
手并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即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金兵去相與負
其屍瘞之永為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傳道古今
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而吏治精明事間贈資政殿大學士士
諡勇卽金人既陷北京又陷慶慶府行聖公孔瑞友已避寇南去漢
兒將啟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聞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
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犯嘗殺之汝闕里得金



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其
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
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
詭言又早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蘓百姓尼楚赫許之僧拜呼
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酉金人陷虢州

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黃夢得兼修國史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工
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
樞密院事江伯彥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

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前

朕意皆稽首謝此據伯彥所直時政記潛善入相踰年當上初政天下望治

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畧與之

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憚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樞入手二

理中原之意呂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為黃汪所不悅

能與潛善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綱于此時懲宣和大臣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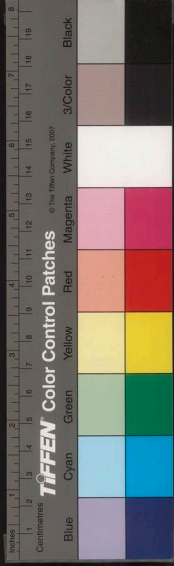
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

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無同惡相濟耳夫相

主職在論相而不事國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

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檢校少保奉

國節度使御史營使司提卒一行事務都心檢使劉光世心檢
校少傅錄淮西之勞也



庚午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罷為龍圖閣直學士李綱之再貶也
賓忿怒不平御史中丞張徽劾賓本朝之黨頃在中司無一語及
網近盧益除樞副翌日賓即于經筵留身除用過後它人而
躁進如此賓坐罷云

辛未金人犯青州

乙亥双議即吳給元徽獻閣侍制知東平府朝奉郎孫億直龍圖
閣知慶慶府初給之在都司也以論事忤黃潛差罷居頃城及
金人既得宛鄆二州給與億義不臣金率軍民據徕山為寨數下
山與金戰王魯京東東路安撫制置司公事劉洪道言于朝請
是命億奉符人也

丙子朝請郎王庭秀為監察御史用中丞張徽荐也徽言偽楚時
有自列御而為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者擁驢傳呼晷光愧
色而庶官中如虞暮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闈者
莫不嘉其為人願賜褒擢庭秀先嘗為臺屬去故遂擢用之左
武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腫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置司江
寧府

丁丑時進致仕衛國公余深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並責授中

大夫守秘書少監分司深臨江軍昂徽州居住

按宋史深昂並分司建昌軍徽州居住

任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臨江軍居住耿南仲再責本日別駕資政

殿學士提拿杭州洞霄宮許翰落職時御史中丞張徽言建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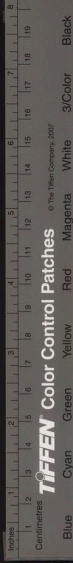
殘福州一方搖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走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為此奸謀以窺朝廷杭州之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仇翰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神師中急救太原致其戾師及綱作相引為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故有是命未幾南仲卒于吉州

日歷深昂命在三年正月壬辰又不敢翰南仲責命今從能免小歷

戊寅礼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為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畧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為之置臺泗州為之劄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辭未嘗多以

金為使人伺金之動息于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

无及畏者金諜知朝廷不戒亦偽稱成党以疑我師上以是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廟定算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永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聞驚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謂以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絕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上一日召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浚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于鎮江吏部侍郎刘珣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令以降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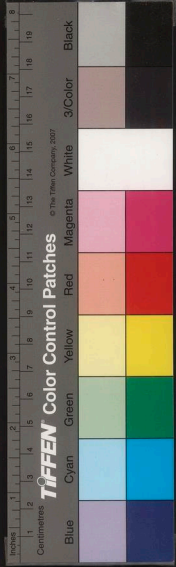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見兵以糶本為見糧二者無一可恃雖揚城池未修立有不虞何
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
遠在淮探報為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師臣
守倅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賞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用兵明在堠公
賞罰使之夙夜尽力扞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
為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考滋不悅乃請遣
守抚諭京城守即日就道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為敵騎且東而
廟堂晏然不為備浚率同列位執政力言之潛善伯笑且不信
乃命浚兼參贊軍事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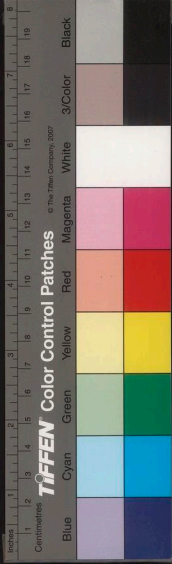
浚參贊之除日歷不見平江記云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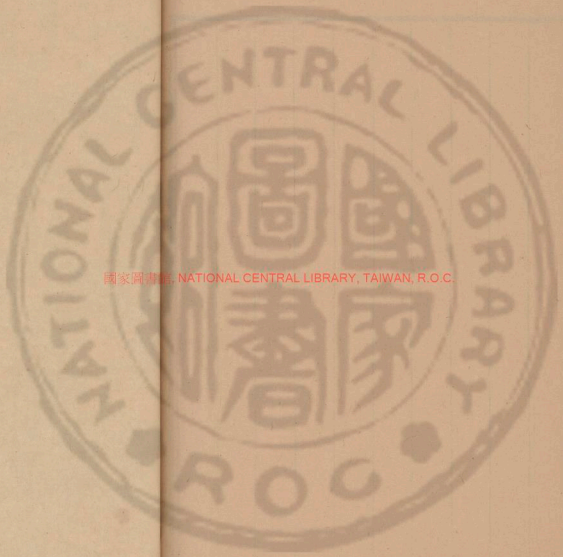
二十
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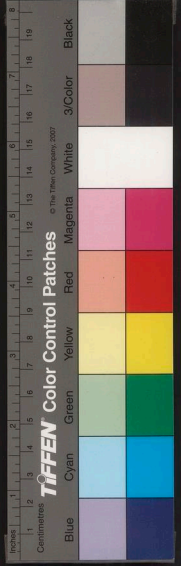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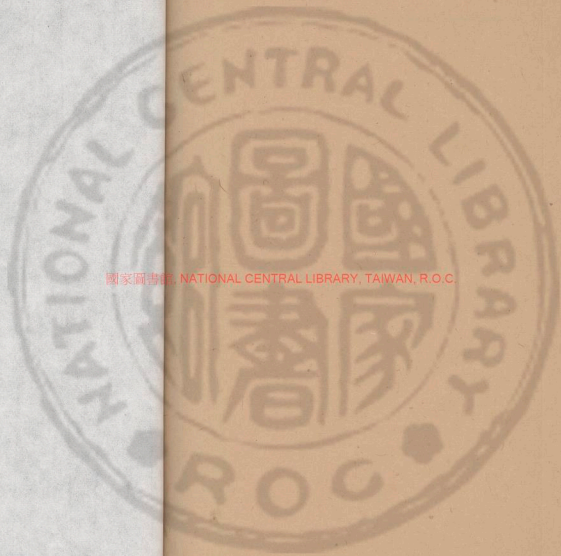
文
字
レ
列
冊
全
豆
之
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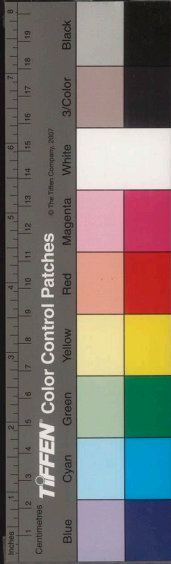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三年正月二月

冊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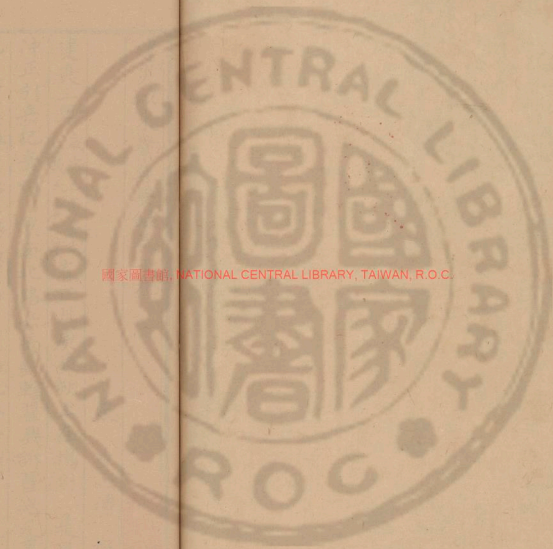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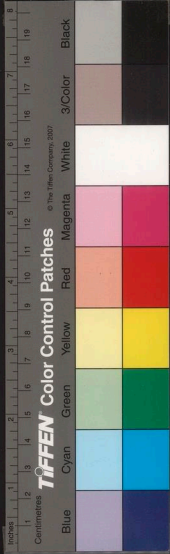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656 v. 10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

歲次己酉金太
宗歲天會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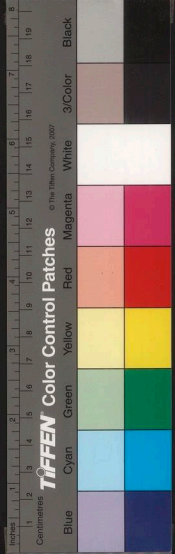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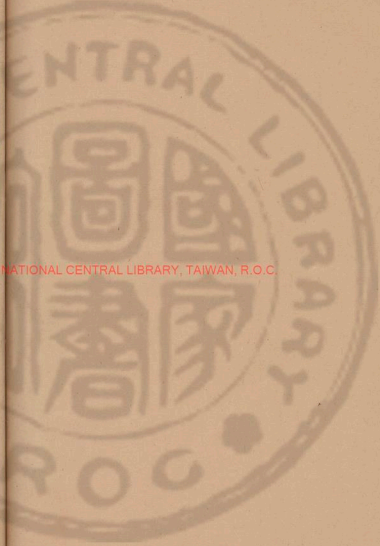
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 是日賊貴

仲正引兵犯岳州 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翟興訴翟進死事于朝

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
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深溝高壘儲畜糧餉置

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淵聖皇
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衆心然後舉事東京留守杜充遣使

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檄報進悖逆顯著言興破賊於
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擾劫之戰無虛日矣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路允迪養書樞密院事太
府御程邁為起居郎邁歛縣人也

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
朝奉即王旣通問至金人遣之併遣祈請使副字虛中楊可輔
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留虛
中而獨遣可輔結典講和錄高文虛中祈請係是先朝特
珠第六書六字皆更不遣還與此不同誨既與
可輔偕至行在上嘉其勞以誨為朝奉郎王明清揮塵錄二錄云
使還除知楚州亦誨誤

楚州在三
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為所殺又陷濰州焚其
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舉與小教頭張成率眾據濰州以成知昌

樂縣紹興六年二月文部狀京東轉運副使蕭知青州崇天柴天
因沒王事特與恩澤二官未知天因以何時死事日歷去年

十二月劉洪道奏狀已繫權制
置衙則其死蓋在去年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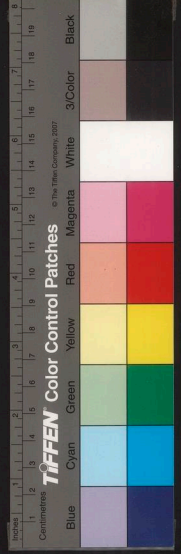
初山東盜劉忠競白蓮盜引眾
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瑾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
忠偽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留與飲伏兵擊殺之遂
其眾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懸其額時號花面獸

已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于壽寧寺懷遠軍節度使

檢校太保按宋史作
檢校司空占城國王楊上麻按史作楊
卜麻加檢校太傅大

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真臘國王金哀賓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

司空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
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
初朝廷聞劉誨等得歸議更遣



人使金乃召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望
分往河東北而以兵部員外郎宗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
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吳得休副之是日上諭宰相黃潛善
莫二師書且趣令進發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來只平文不用四
六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詞語甚精確能罵朕
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既而金兵奄至遂輟行

辛卯陝西州都統制軍馬帥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乘勢攻鞏

州又下之陝川安撫使李彥仙即以興知鞏州興起兵事見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涇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越表出之
以為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

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尅日時以此

為信耳命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知故

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侔矣此

洪皓松漢記開泰修皓又云女真舊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按靖康二年前上元即尼瑪合斡刺布已即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但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晟以為疑且今畧刑濶今不失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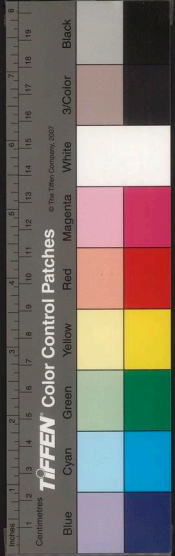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子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

打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為義兄弟有眾數萬分為六軍成外黃人

因殺人投供聖指揮為兵有齊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

始以巡杜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用與王善皆受宗

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克為留守又受招安用屯于京城之南南禦園



善也于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將岳飛秦仲李寶皆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為所執 金人既棄青州去軍校趙晟趙姓之遺文作趙騰今從曾孝府傳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知青州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近令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於是晟之黨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川勤王不至而還懼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為將官

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

面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為之圖毋使宗廟生靈重遭塗炭上惻

然遂有是命

學士院題名府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歷

起居郎程邁充集英殿修

撰福建路轉副使 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來照管沿

汴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輟行

此據紹興三年二月源乞改正狀

戊戌徵猷閣侍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嘗著論

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進一官致仕說

之尋卒御史丞張澈以邊事未寧請詢于衆為禦寇之策吏部尚

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

下哀痛之詔存拊兩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全郡俱為魚

肉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廟筭先定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



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驛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每為難今視去冬以又為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眾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歸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而滄州孤絕在後

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卽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於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荆渚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為可恃也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遊騎及于濟鄆雖遣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堠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決始知今之為



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繫械以濟或以精騎間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搖動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為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全萬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於搖動明論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

連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郡臣奉詔論邊事者黃潛善等請背送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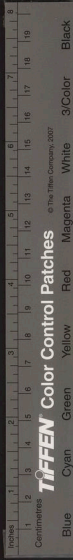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

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此據張澂劾黃潛善等疏修入疏

一日也朱勝非聞居録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黃相約請路改曰六官先渡江待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即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仲劾疏全不同日歷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便往來官司不得妄有邀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實

今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貴州賊心難制欲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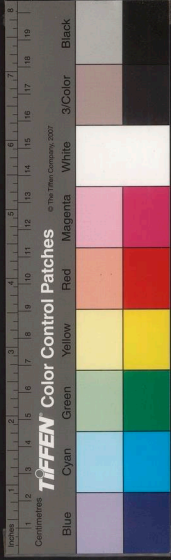
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為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臯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衆行至鉅米寨不虞臯成之圖已也遂懈而不整遇伏



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既殺晟遣民復還軍府浸盛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已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
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衷甲遂闔扉不納面繼酒肉以
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
城計事洪道囚之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既為杜克所疑乃引
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舉追擊之用善併兵擊舉官軍大敗
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
以一驪送李寶歸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
以來為之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
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况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

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東
裝翌日善鳴鼓進雲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命溶金汁灌之
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啖鴉豆變白
乃捨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
制陳洙來援善乃退時知穎昌府直寶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
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程昌寓善金遣味道以旂榜招之昌寓既
見味道使人探其藥中得金撤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
磔于布

丙午詔保義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間以後苑作應奉
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量當追奪上曰討論人甚多若



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造頭巾朕當以賤後使之豈可與

官輔臣皆曰善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

制王復死之據復家已恩澤狀云正月十七日初宗維自襲慶引兵欲趨行在遂

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維

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火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宗

維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閭門百口皆遇害城始破武衛都

虞候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為金兵所擊以為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

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為典復計宗維既去

軍民請舉人鄭棗權知州事立張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

士謚節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于沐陽初世忠在淮陽

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宗維兵至滕縣聞世忠扼維

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

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

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于沐陽世忠

在沐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盐城縣翌日諸軍

方覺遂潰去其將閻門宣贊舍人張遇死於連水軍之張渠村熊

小歷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詔韓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

為金所敗其將張遇死焉按去年五月世忠與過偕至京西金

春遇至京東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

聚眾自此輔達聚眾於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

散卒自為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



寬而去此據趙姓之遺史但姓之所書無郡守姓名今以紹興三

遺史不同以無他京東轉運副朝請大夫李祓從軍在淮陽為所

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遵最孫被清臣子也呂大中之

犯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秦州之曾珪泗州之呂元闇理天長

軍之成喜高郵軍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星或降或走而韓

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

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故寧畏金而不畏義也

已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數

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

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白氈笠子把

隘官永州榷使閻瑾屯泗州遣人同其質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

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為金人至江淮發運

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

橋且貽輔臣書乞為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呂源事本

三年二月七改兵至泗州近境瑾並軍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

百餘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

闕死舍人乃於泗州之數十里間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

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為知
天長軍楊晟悻奏已折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
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
上許之此據行在修入無克小歷云葉夢得請以處行在所藏金
幣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蓋據夢得行述所
考戶部葉夢得即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
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除物前期支
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
部從六官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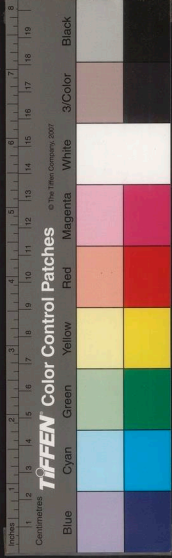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為知
天長軍楊晟悻奏已折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
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
上許之此據行在修入無克小歷云葉夢得請以處行在所藏金
幣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蓋據夢得行述所
考戶部葉夢得即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
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除物前期支
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
部從六官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



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沿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
統制官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
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鬪志未至淮即潰金人以
支軍犯楚州守臣直秘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
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
之悉數回城中 閣理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 是日
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
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為
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既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為然夜江
都縣火皆戍卒自焚其居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
人至遽奔還上得詢報即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
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官
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
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
人乃戎服鞭馬南驚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楊子橋
一衛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劍刺殺之時軍民然黃潛善刻骨司農
卿黃鏐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
罪鏐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范浩繼至亦死給事
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



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遜為亂兵所殺太府少

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鐔南城人唐俊唐傳兄也

龔克小歷作大理卿黃鈞按本寺題名今年正月甫守拙除大理卿恐不歷有兩角今從日歷入日歷稱史徽范浩渡江至常州宜

典跡境為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雜考史記胡元質成都丁記云黃聖徽為給事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

慮從者聖徽先謂其子端楷曰今日之事知有君爾吾從乃君此

乎聖徽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不可苟免項之敵

騎相及果為所執聖徽竟死朝廷後知之卽其家甚愍聖徽哲子

記不同今附著于此先是布衣譙定被旨赴行在上將用之及是失

定所在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即乘以濟次

西津口上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

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發民居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

言發府兵來迓始右諫議大夫鄭穀請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穀

從行上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遊騎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

撰黃願先已適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吳某權州事州民喧呼皆

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州望

江而回引兵弋摘星樓下縱火城內煙焰燭天臣民子女及金帛

儲為金棓掠殆盡南陽尉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為金兵所掠

得欲妻子晏氏即刎縊求死居彼中二十年卒不能犯金人皆義

之孝廣珠曾孫也

珠臨川人慶歷中平章事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載艦相銜運河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為利及金兵至潮不應聞盡膠泥淖中金兵取之如拾乘輿服



御官府案牘無一留者上至鎮江宿于府治從行無寢其上以一

貂皮自隨卧覆各半

此以今年閏八月丙中宣諭聖語修入

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

士藪為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藪同寢上解所御綿背心賜之士

藪仲維子也

高恭肅王生韓榮思王宗鐸初賊斬賽來就招朝廷韓王生鎮海軍節度使仲維

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邊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真

州及上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

梁揚祖亦適賽與其眾往來于江中

癸丑金遊騎至瓜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

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北敵至皆相抱沉

江或不及者金兵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

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李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

至瓜州散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室為敵所驅遂失太祖

神主

四月己酉降詔尋訪

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

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

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上問何故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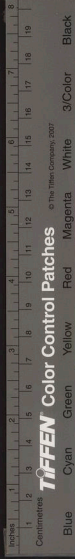
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悞事今諸軍

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致宰相黃潛善

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渡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

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

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



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
同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
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
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台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留滯蓋淵怒光
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
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犯皆無器甲
已率所部千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為江北統制俾收兵保
瓜州渡既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金自通渡先據
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之阻諸內侍以為是此以三月十
子修入鼓疏稱內侍陳棟勳之言
即時南來錢時為諫官當得其實曰方午上遣中使趣召宰執以

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留陛下執政未對有內
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
上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
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並立階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
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車載
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
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危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上
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
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更無文字即上馬行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為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頓



通此除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二顧浩為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

年二月伯言乞官祠狀修入

置使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也鎮江控扼江口兩司軍馬並同

節制又以建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江

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改

之此據惟忠附傳時潛善擬除顧浩資政殿學士上以資政非前執政者

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留部將楊沂中

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日如金人如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為號沂及

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州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日

甘露寺火也質明請上乘馬而行是時義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

而已上雖鎮江日歷在癸丑熊克小歷在甲寅按朱勝非閑居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也臧粹勅王記亦云甲寅辛

常州諸書皆金人入真州

甲寅上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事梁求祖

於竹林寺中付以郡事於是百姓稍有入城者 金人揭榜於楊

州市西北人願遷者聽之西北人去者萬人自邵伯鎮往太興

後為薛慶軍者是也趙鼎之遺史云金人榜上繫御云東南道都統李董東南道副都統李董東南道都監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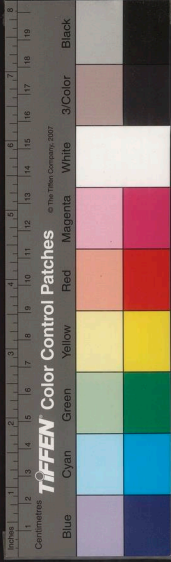
三 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江

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規知之馳告守臣秘閣修撰趙明誠

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

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奔南門而去

遂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母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繼



城霄通矣其後絳允恭皆抵罪謨無錫人允恭貴池人也

此據孫觀撰李

謀蓋誌及江東運司所奏參修明誠改除日歷不載建

康題名在今年二月絳允恭二月丁丑各降二官資

是日御

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

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認疥笑曰

是將軍者豈解殺者人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

人紹密索得一人送之瓊命斬于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焚

紹密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仗逐之瓊所部與格鬪因入城焚

掠紹密死于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城中悉為灰燼久之贈

紹密大中大夫

此據趙姓之通史修入熊克小歷載瓊去年十二

以守城為守城為全人所殺蓋會要之悞而顯正又因之日歷始

興二年四月癸未鄧紹密妻趙氏狀亡夫在任有紅頭巾賊不得

姓名在六安軍界故步鎮作過亡大親至賊索括安賊從不從及

留也夫不肯故出亡夫慢焉誓不負國遭賊殺害身亡與此不同

今附此更求 龍圖閣學士王賓自揚州興疾從南渡遂卒于

他書參考

鎮江六月丁亥

乙卯上至無錫縣

熊克小歷丙辰次無錫縣今從日歷及趙幸記 縣令任謹供辦整肅

有同宿戒上再三稱獎 朝奉大夫知秀州葉煥復直秘閣知越

州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

家奴以疾困告于朝黃潛善許之故更用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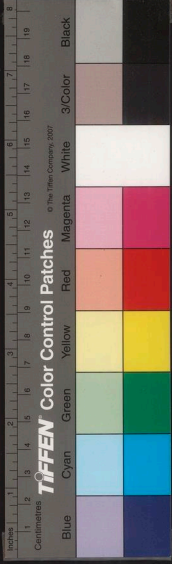
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二年章疏修入不得

其月日因 是日金人去真州斬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

除煥附見

日守臣向子志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為州民所殺者

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為首者子志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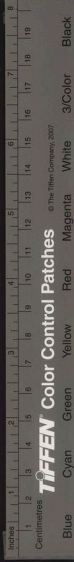


釘于望江橋燭甲葉以帖其體然後饋而食之子志子諲弟江淮
制置使呂頤浩所辟也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介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
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成都人奉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
利害淵聖皇帝遣詣河東見折可求計事命以官上至平江兵衛
寡弱援上書請持詔過江招集以實行在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舉杭州洞霄
官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為上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
康上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
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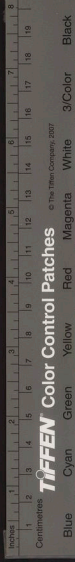
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挾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
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于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為請蓋
倚山帶河實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
狩于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為今之計莫若暫圖少
安于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
口直赤壁始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
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
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為要害此尤不
可不扼險以為屯戍也今散騎近在淮孺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
為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也兵廣為守備許行



衛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致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犯秦州守臣朝請大夫魯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聞之聚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且至矣班義不當去相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為念屈節投降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鈐轄張允賚降書詣軍前植降旂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置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襟弟也 武經大夫閻門宣贊舍人丁進既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遮截行人恣為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

戰其意欲為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退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許淵聞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約進曰軍士割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此以朱勝非聞居錄趙參修通史稱進及淵于呂城鎮淵數其罪收斬之曰堽亦林淵斬進于馬前皆與聞居錄不合然聞居錄載此事甚悉今承許之進之死日堽在甲寅熊克小堽在乙卯聞居錄在初九日戊午二書不同按勝非以初八日離鎮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聞居錄載進已訴事亦在初八日丁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攻青州不能下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求援于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為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晡入見初上以



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黃潛善自渡江
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民數日之食至此勝非曰誠
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
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使名據
開居錄
日歷權差朱勝非卽制平江府秀州勝非再對留身言臣雖伯
軍民控扼等事蓋後兼所齊省制也
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上曰從官何嘗預軍
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于是上
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
詔勝非行移如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施行訖奏
浚受命卽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土募措置捍禦長

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

朱勝非開右錄云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
卽作奏有旨晚對勝非平江府秀州控扼使

而日歷及張浚平江錄皆蒙之初八日與勝非所記不同然初十
日已在秀州以事考之勝非之除當在初九日蓋開右錄所記
當日辰亦多差但

忠訓郎劉俊民為秉義郎閻門祇候初上聞金

人尚在揚州募能使軍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情
偽上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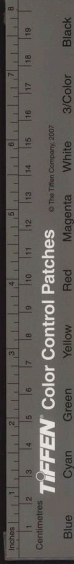
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上與黃潛善汪伯彥

朱勝非兵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

人言約何事其藁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

秘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悉令錄用太學

博士廉布者山陽人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者安陽人娶邦昌兄



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上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留

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上舟泊吳江趙姓之道史

者進武拔斜劉仲願行與日歷不同恐姓之所記小誤今從日歷

但日歷載比初十日次秀州之後利恐不然蓋上已次秀州則

勝非是日不與此事議胡安國劾疏何為以邦昌是日金陷滄州

事責之下詔尊禮邦昌亦以安國劾章贈入

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乘城走道

過曹進退乃知青州尚為朝廷守即趨青州駐麻家臺留不進劉

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

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衆赴行在

錫已見元年金兵至入城下叛通州事孔德基以城降

六月己酉

已未上次秀州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彥文為沿江措置使總

領江陵府至池州沿江防守等事及措置戰船承議郎新通判襄

陽府程千秋充副使詔通叛鎮江府梁求祖進二官直祕閣知

鎮江府右文殿修撰知揚州黃願落職令所在根逐管押赴本

州治事時揚州已為金所據願不能行乃除名南雄州霸官願霸管本

日歷不書但今年三月鄭致論錢伯言章疏中畧

及之今以紹興元年十月甲申刑部檢察狀修入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上行

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

見上于內殿上諭以金人尚留江北御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

惟忠並受節制頤浩遂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命恩

州觀察使張思正統之熊克小歷頤浩除命于丁巳與米勝非同

日今從戒梓勤王記梓所記又云聖訓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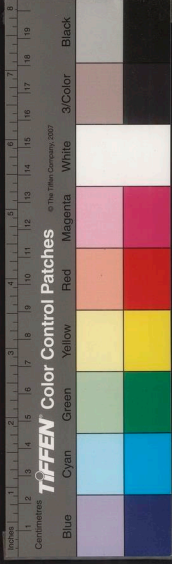


寧已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即可總兵屯于鎮江蓋二人非同
日沒命梓託願浩事必得其真但以願浩受命在壬戌而願浩奏
狀亦云二月十三日奉聖書差元江准兩浙制置使皆與日歷
不同按諸書十三日壬戌上已在杭州而勤王記繫之乙丑以差
誤今始遣御營中軍統制張浚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
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為慮故命大將楊維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
口王淵守姑蘇分受二大節度于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
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 危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汪伯彥時政記云黃潛善等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
江居吳之北若更差張浚去臣等慮行只有苗傅一軍而不惟緩
急有警傅不可倚仗燕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浚底幾行在
不致慢事按伯彥所記如此則二人可謂有先之明然不知後何
更須詳考 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謂沿淮防扼自池州上
至荆南府監察御史林之為沿海防托自太州下至杭州資之望

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番運綱把隘之乎請募海州六
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尚書葉夢得自宜興間道之杭州至
是來近夢得言平江江寧兩府所留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刷杭州諸
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券歷
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顯寧寺為尚書省先是以轉運司
為升賜宮葉夢得為上言小人小人遂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
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於堂外上御白木床上
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



羊煎肉炊餅而已 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聞河東遺民曰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却之城中矢石皆盡士困餓不能興會監門官閻門宣贊舍人石贊夜啟關納金人城遂陷徽言聞兵入即縱火自焚其家人而率親兵力戰此曉左右畧盡徽言為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徽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德大夫

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又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翊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

徽言事以附傳及王明清揮塵第三

錄增修孫昂事以揭存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羣臣于行宮降詔罪已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凡三詔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門下侍郎顏岐同知樞密院事盧益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各上疏請罪伯彥之奏畧曰雖世忠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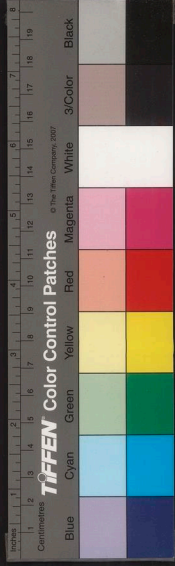
要路于淮徐而范瓊頓勳兵于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問之
道以潛未臣偶以沈疴所纏不能密志而慮致鑿與之違處拏舟
揖以播遷詔不許兩浙路提刑徽公事趙哲知鎮江府以朱勝
非等言梁束祖能不離府城甚可嘉賞然鎮江重地恐求祖難之
以專責故也時哲在平江張俊令哲檢視控扼等事亦不果行
甲子集英殿修撰衛虜敏試尚書刑部侍郎 集英殿修撰知宣
州侍其傳罷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
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徒益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
也十一月丁未放還 呂中大事記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欲竄馬

仲殺陳東毆陽澈罷虜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
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渡江猶罪李綱以
謝金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金
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彼
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失守金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
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止侍從已上

不及郎官上以兵火之後闕員甚多特有是命中興聖政一日王

薦士不比常時便當催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日復曰上曰今所
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臣留正等曰竊之察賢惟厲之四岳十二
牧漢制大畧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宰執侍
從統得薦舉未常及郎書郎官薦士自太上皇帝始也蓋當大有
為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為尚書郎者咸得明揚等於是後雖
然衆賢駢集班車罕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別之不明黑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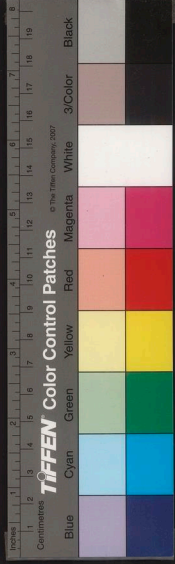
相混呼穿盡餅孔路雜信則亦矣取於多乎惟其磨鑑英敏之崇
則賢路多塞不辨擇則真偽莫分天惟詳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
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真盡用人之法而太上皇帝之
用人真可為萬世之訓也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謀國于艱難之時不能弭患
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公議不容臣等固不忍道
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俟禍患稍寧即丹伸前請必冀明
正典刑以厭公事自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寇盜充斥
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
意中外為之切齒焉置江寧府權貨務都茶場詔應緣金人
當到州軍逃避守貳兵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遣歸任拱衛

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鎮江府駐劄朝奉郎劉誨添差

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冲疾病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罷
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冲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誨武
顯大夫文州刺史幹辦御葷院潘水嘉罷金人也揚州城下遣

擐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諭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并
數揚州人之罪謂留上也民無出城者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
為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
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真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
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秉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
者以下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



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適去舜陟
伏兵狙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賒琪所至不殺
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
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建功郎以上並許造朝 中書侍郎御
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湖二州並聽節制許之 直龍圖閣知杭
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初置擺鋪凡
十里一鋪置通卒五人限三刻承傳五鋪以使臣一員蒞之一季
無違滯還一官令尉減半推賞 是日呂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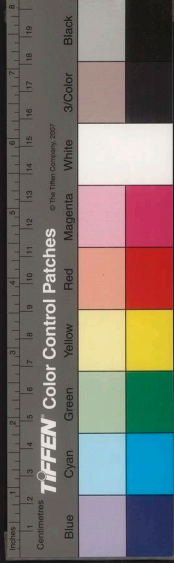
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
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卧生日自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
從之 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
寓之人 樞密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陞端明殿學士 呂頤浩劉
光世移兵屯瓜州渡與金人對壘 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
數十按北盟會編北乃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於是西北人自西
丁卯日廼入城者門出出則恣留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
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激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大畧謂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因留陛下致萬乘蒙塵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撤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真楚通秦以兩州郡皆碎于潰兵重失人心其罪三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并致傾搖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浚宗廟顛沛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柄任以來直至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津渡不特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左帑金帛甚多不令裝載盡為敵有府庫耗散其罪八自澶濮

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偽命而反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為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御監多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寧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言時病者皆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壅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復耗蠹國用如以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為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為備負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御營使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距乍候全無止遏道塗之言為直致此狼狽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罪十八盧益自散官中引為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為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





英毅修撰二人朋北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

事路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相乞貴以復效詔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呂中大事記方上之在相州也金兵未退此申包胥哭于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請為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逆上之次濟州也金兵已退此大夫反首交合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逆上之即位南京此肅宗即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結之業者也而綱為汪黃所沮雖七十五日而去位置非天于內澤死而杜充繼于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氏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為臣叛則澤之志沮澤在則益可為兵克守則兵皆為盜澤在則結罕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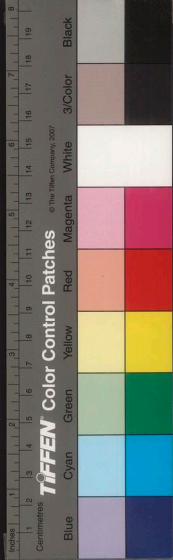
充用則金至雖揭矣內無綱外無澤也
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為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張璪守尚書右丞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毅言陛下南渡于倉卒朝士朝大夫省臺寺監百司職事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為用况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于此望下此數州令官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官觀寺京朝官以上官各具資姓名申尚書省選擇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英才以濟艱危詔三省行下限一月具名奏聞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戎罷全闕軍匠數少請下諸州剡刷民匠起官併手製造優支廩食自是以為例
尚書省言浙西路當控扼處自平吳江外惟千秋襄陽岳脚

三嶺為險要先已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王翺措置千秋嶺外乃以宣義郎知建德縣林師說充統轄官控扼宣州來路命起復尚書水部員外郎詹大和措置襄陽嶺承議郎知桐廬縣孫祐充統轄官控扼廣德軍來路命通判杭州趙子嶙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措置垂脚鎮宣義郎王煨充統轄官控扼常州來路並量起隣州諸縣射士三分之一以充長兵仍募土豪借官賞兵器械自備各賜銀帛五百疋兩為軍費佑北海人與師說煨皆常守把有勞為葉夢得所薦也大和正月既而以子嶙直秘閣知秀州大和直秘閣為淮南轉運副使大和乞致仕許之大和除淮瀆及致仕日歷並不書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大和辭職名狀修入狀稱建炎三年春除淮瀆未見本月日 金人去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輔臣言版計無闕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却之則前後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止營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三省樞密院四年四月已未 可參 門下侍郎顏岐等言方在兵間禮宜簡使所有執政官張

蓋設械座欲權暫撤去埃回鑿日如舊從之 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聞啟退渡江至直州收權貨務錢物 金人自揚州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而去 有潰兵宋進者初為韓世忠圍人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遁去世雄入城縱



文獻通考卷之...

掠推餞糧官裝淵為首班自劾待罪坐貶二秩趙性之遺史云班
開請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班坐遷謫按日歷不見班行違結
典二年九月癸卯自降授朝奉大夫主管安臨府洞霄宮得旨候
任滿日再任十二月乙丑用諫官言雷州編按北盟會編班兄楸弟
管則楸開有請當在此時班之少誤也

開壬申呂頤浩遣閣門祇候陳彥入揚州 詔監州州縣擅董期
司徒飲民財者並罷用尚書左丞葉夢得奏也 觀文殿大學士

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
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 尚書工部侍郎康執權為吏部侍郎

詔百官除拜非侍從並給敕量行開說補授因依琰事定日依舊
癸酉靳竇犯通州城亟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在平
江作蠟書招之竇即聽命許以無食乃漕米給之 韓世忠提轄

使臣存存自沐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乘高郵去
在乃詐稱五台山信王下忠義軍率眾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
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
問通判軍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
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致學士董耘朝議大夫李季金皆寓居
高郵在因以為叅議又聚集潰卒數千遂據高郵金大名人也
甲戌黃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召朱勝非赴行在留張平江府節制 詔陳東歐陽澈並贈

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
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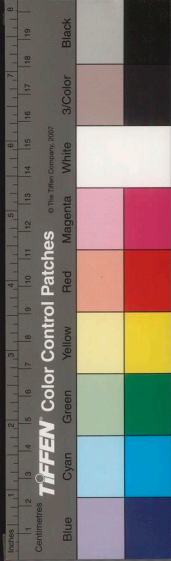


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
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上復曰仲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
奏曰聞伸已死上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為罪
之意既又贈伸直龍圖閣伸贈職日歷及他書皆無之比據紹興
五年伸加贈右諫議大夫告內前衛修入
命尚書駕部員外郎方闡往淮東撫諭 御營左軍統制浙西
馬步軍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
才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
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故行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
輔收召雋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關道民俗利病或有

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
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言之或失朕不汝允咨爾萬邦欽予
至意 詔郎官以上所薦士不候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即
後殿引三班 直秘閣知婺州蘓遵言奉州上供羅自皇祐中歲輸
萬足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足有奇民力凋弊乞減其半上覽奏
驚惻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顏岐等言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
減二萬八千足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

自戍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行在錄云俊獨把隘吳江軍士怨俊
渡江日脫身走致家傷欲殺俊
俊避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邦令再往招集軍聚眾繫此事
餘人後來王湘歸邦令勝非開居錄云巨離平江有兵四千
未至杭時遣成吳江縣非湘歸所遣當是俊赴行在而復還吳江



附此今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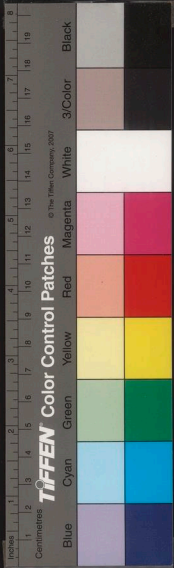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榜諭士民
是月以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為陝西節制
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為鄜延路經
畧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
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故客省使 温州觀
察使新知鳳翔府王燦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燦為御營前軍
統制燦表請幸西州不從 宮儀自即墨引兵攻密州團安邱縣
葉外城守之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奪門得出及渡河惟有輔
韓京數人而矣遠後隸韓也忠軍為押火沐陽之潰遠聚卒得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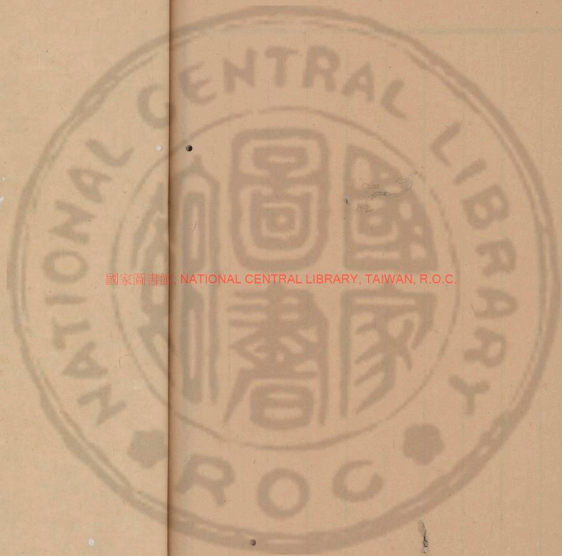
千當時淮南號為悍賊 張用自淮寧引眾趨蔡州至黃離距城
二十里守臣程昌高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
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過伏大敗於是用駐于確山連亘數州上自
確山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接迹不絕以其眾多故號之張莽蕩
抄掠糧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趙姓之遺史云用至確山下全不得攻
違者斬與昌高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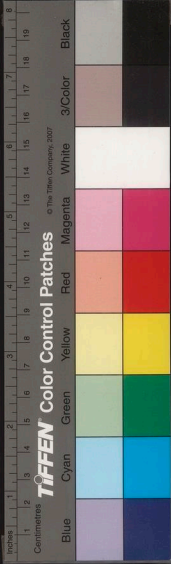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
字
之
源
頭
也
故
凡
欲
求
其
源
頭
者
必
先
求
其
本
也
此
書
之
本
也
故
凡
欲
求
其
源
頭
者
必
先
求
其
本
也
此
書
之
本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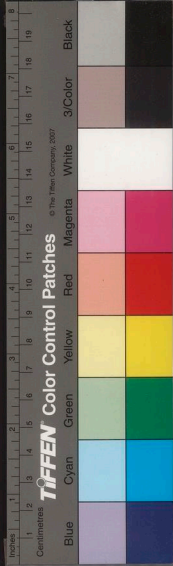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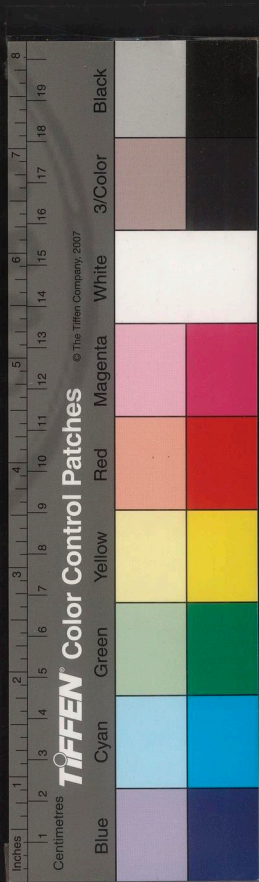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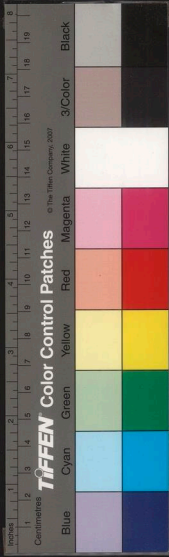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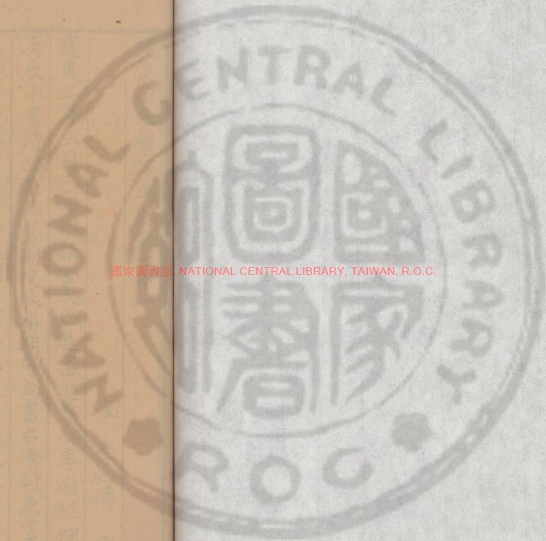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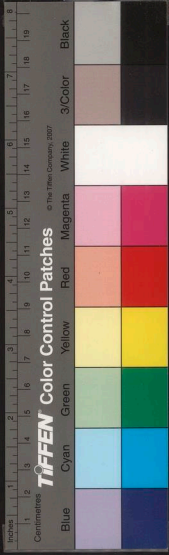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659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兼御營使勝非自平江還朝以晡入見是夕鎖院故事命相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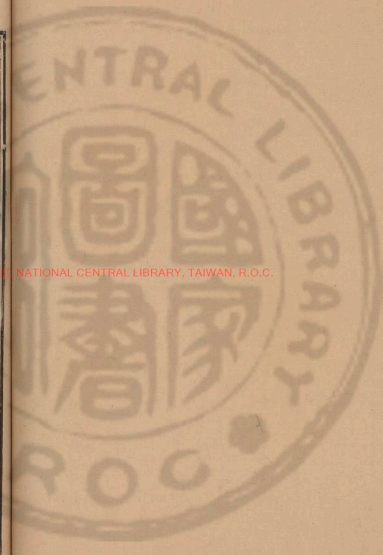
三等至是勝非特遷五官為宣奉大夫兼克小臣勝非拜相在庚辰日晝在己卯按勝非開

居錄亦云三月一日至臨安以晡入見則詳制初金人犯秦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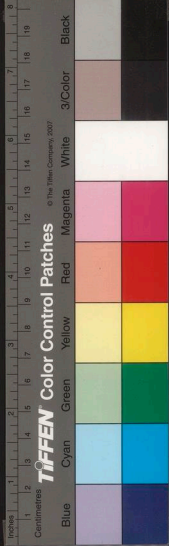
縣有嚴起者率軍民拒之賴以免者甚眾詔授保義郎閻門祇

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者臣胡紡違統制官

王暎等拒敵且謂承事郎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郭之義公母宜勉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

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備亦引

去此以鄭純所作序及胡紉文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序以為建炎庚戌三月二日事故附於此日

降投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

其失有六始者任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取侮敵人敵既退師畧

不為備陛下乘時御極不知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勢力治兵戰以

圖恢復反使翠華淹處淮甸甘蹈覆轍泥於清和使勢力日益窮

感此四誤也金既入犯童貫適歸京闕被圍過割三鎮復聽信誓

其實無能其後金人既自界大河而我不能倚以為固信王脫於

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顯望王師相為策應奈何

羣言譖沮禁止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陷大名東平畧不

為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六失也竊料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

自爭玉帛子女飽其負載蕙淮西仍多民兵彼頓前無利計後有

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瓊

敵人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

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此皆上天眷

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速利害畫為三策願陛下

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

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

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計以得地世



守用為屏翰是為中策駐驛金陵備禦江口通漕運亟製戰艦
精習水軍原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
若貪傾江湖波澤之險細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
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
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數十言皆
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按宋史繫已卯朔

卒已尚書右丞葉夢得罷夢得初執政上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
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
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為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為
陳道餘黨在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以為亂上不

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不相能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
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闈門者是日上批夢得
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官兼侍讀提領戶部
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遊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涇
歸下山求勝非秀水開居錄云初四日留身奏葉夢得方除執政總
旬日何為遽罷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余曰頃在揚州
張慙以中書侍郎兼此事至于自作酒肆人以為非體遂罷上曰
數日來尚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其間進士姓周人及
其闈門其言可厭恐壘諫聞之不便姑罷政事且留他在此律降
出書本令卿看余曰果如此夢得豈敢復留上曰待他有請却與
一劄夢得果請除帥江西尋降出士民所免三十七書歸堂按此
所云與其請除帥江西尋降出士民所免三十七書歸堂按此
遺史稱勝非言夢得議論不協今從之夢得除帥江西請
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掇擇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同知

樞密院事盧益守尚書左丞未拜復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



高山崇福宮

益之罷日歷不書似因張激論二初疏中及之故也當求他書叅考

嚮德軍節度使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母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雖刀受爵祿我何不為大賈富商耶 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覲試戶部尚書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遵及頤浩 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改宜教郎以其弟檜久在金特優之也 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言江北之地其勢須變為藩鎮然後可守乞詔宰執詳之俟金

人畢退即便施行江南一帶非依重鎮擇近上文武臣寮守之許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堅守乞早賜措置時朝士張慶卿等十九人上疏亦以藩鎮為言朱勝非奏宜倣藝祖初議權時制宜行在為京師淮北為藩方淮南為郡縣會多事不果行虞卿齊賢遠孫也齊賢寬甸人淳化中宰相熊克小歷以虞卿為建安人而洪邁夷堅甲志云虞卿齊賢裔孫居伊陽今從之小歷又云倉部郎中張慶卿等乞建藩鎮按日歷虞卿以今年四月戊午除虞部員外郎此時勝非已去矣當建言時未為倉部克誤也勝非開居錄亦不云虞卿為何官 浚又請松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

手為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封徃反以言者建陳欲免交給鑿弊



故也 尚書金部郎中李迨貞外郎高士佃為主管車駕巡幸隨

行左藏庫錢物官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為主管車駕巡幸錢糧官

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宮揚祖既不渡江又不赴行在故貶 尚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

秘閣修撰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魚提領措置行在茶鹽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扈從

統制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傳自員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

缺望起復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

薄怨事見二年又淵既薦正彥後撤取其所以兵事見二年正彥執

不遣以此怨淵止在維揚宣使金州觀察使入內侍省押班

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

以射鴨為樂北至杭州江下觀朝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傳等切齒

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

子也靖康未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為傳幕賓世修常疾

閹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激言之激不納世修退為劉正彥言之

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傳正彥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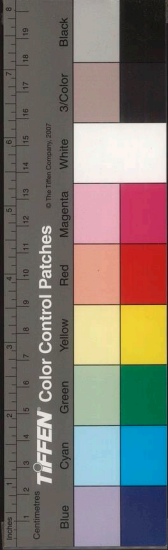
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遠等謀

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此

王庭秀聞世錄修入東勝非聞告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

船千隻皆是囊橐杭州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郡中富民

者亦賊物既盡誅之悉取其家資又以所供文字一一逆來還拒



十隻相繼到此頗不循理強占民居鹽市民物疲弊巡賈不能平
及開車駕渡江諸軍潰亂張達建議誘說諸軍曰王淵為鄆統制
不能捍賊我此狼狽前日先發金玉百船來便有不守揚州之意
今車駕幸杭州王淵必來引見杭州又似揚州矣若能飛湖而取
其物及取內臣家計可人人致富眾人共為之期廷必不能偏罪
蓋自此始是日宰相朱勝非留身

奏事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

行在錄云王淵正彥請對是日王淵罷朱勝非復辟記云勝非言王淵除
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極有光進呈書御故事今淵既兼都統
制于武臣尤有利善臣故依故事免之仍罷其兼官庶研衆論上
然之按是時諸老將皆不在杭州云云而勝非有此請也今淵傳等
即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路境有劇盜欲出

兵捕之康履之從者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
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為變者以此為信號從
之者書其名于前履密以奏上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為

備勝非問其知謀否履曰畧知期以來早集于竺天寺方諭其意
田即苗也金即劉也詐言謀于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履

去勝非即召淵告之曰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於寺側以
朱勝非聞居錄修入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俗號為沙魔人皆通

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罷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
置使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
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捧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

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傳搗榜
于市曰統制官苗傳謹伸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過者



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姦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
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社稷存亡懸于金人之手今此大
臣內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為惡罔恤使民命皇皇未知死所
進退大臣盡出閹宦當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
然坐視又無措置即日而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
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
大臣罪惡顯著及內侍官等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聽一心共圖
中興之業慎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為生靈刳無所希爾等若獲安
居傳等赴死未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正彥
既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及以指其軍傳正彥

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傳等通為囊橐被甲持刃守
宮門宮門亟閉時尚書右丞激方留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
於衢衝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上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
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俄而湛遣人口

奏傳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懼不覺起立

錄云是日夜滴未盡四刻而聞變按朱勝非復辟記輔臣奏勝非
事已退又王淵退朝而被殺則必非夜滴未盡時今不取

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已逼門
不可開勝非激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急趨

樓上傳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遠等介胄立樓下以竿臬淵首勝
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傳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



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於是從官皆在學士直舍有一闈走入
學士直舍有一闈走入學士院自到不死卧前廁知杭州康允之
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棲慰論軍民不然無以止
變俄獨召允之入曰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
官皆從權主官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傳等見黃蓋猶
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傳正彥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
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
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復乃除樞密臣自陛下
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違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
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監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

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傳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
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復擇
歸寨未得上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
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傳不退其下揚言我等欲
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上問百官策安出有朝散
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中官之患至此為極
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上曰朕左右豈可無給使希孟曰年
長者悉除之擇十五歲以下者供洒掃之役可也軍器監葉宗諤
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於
清漏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閤門履望上呼曰大家臣死矣何獨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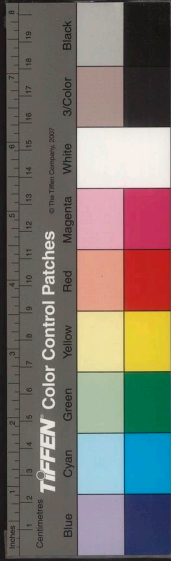
臣遂以付傳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君卿鉅鹿人履既死上諭傳等歸寨傳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絕出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王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傳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達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眾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傳正彥不拜上問故眾莫敢對時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上徐

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傳等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惟上坐一竹椅無藉褥王庭秀闕世錄云上御金漆椅子今乃從趙姓之遺史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牽衣號慟后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官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為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為邀去奈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言可觀羣兇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王庭秀闕世錄云太后乘竹輿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蓋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等又肩



與至門下按朱勝非復碑記云太后來小輿至傅正彥拜於輿前不肯上膝非時為宰相必得其真今從復碑記曰自道君皇帝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為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也竄遂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傳等執言必欲立皇子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况今強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傳正彥呼其眾曰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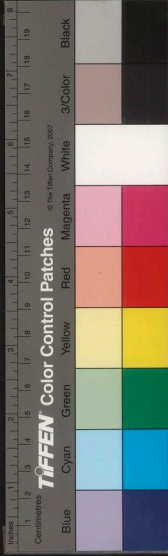
不允所請吾當改衣就戮遂作解衣袒背之狀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傳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他變願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朱勝非不能對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后猶不允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王庭秀聞世錄云太后與前曰無可奈何須禪位朱勝非復碑記云太后回亦不登門只于廊廡置行輿今燕祿二書修潤附入蔡惇直筆云太后一行至臨安府車駕越至會稽揚州愆殿神王廟內侍康速金犀至意潛善汪伯彥勸上乘駐蹕揚州衛士懷土日思還京速金犀至意幸浙西乃留御營半軍駐蹕江府以防敵渡政從駕衛兵差少時苗傅劉正彥先脫兵屯臨安眾軍聞車駕臨幸營地饋餉必有相妨乘禁衛有怨忿心軍情疑奏時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有異謀傳勸正彥率兵上諫王淵康時內侍單陰禹不執先報御龍直



謀叛非王淵弼登湖出稅馬上中槍而死柴銜求見康隨出殺
殺遠發謀于行宮門卒相未勝非出見傳正彥乃出瑞公當奏稟
且言軍叛得奇欲平之勝非乃言皇太后在洞霄宮瑞公當奏稟
一聽太后處分時昭慈聞軍變乃乘小轎至宮門前有一卒擊轎
約飛曰太后壞壞軍眾乃殺戈山呼昭慈名傳正彥問之對大軍
有言至此昭慈面諭是他官家有人子侍老嫗與他管事乃抱
門撲簾示衆且言官家已內諱用黃背心衣太子背軍中咸呼萬
歲人心帖然昭慈遂垂簾聽斷按此所記事迹多差不與諸書合
蓋得于傳

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乞下
樓面詰二區上曰凶焰如此卿往不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
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却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為後圖
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傳一曰尊事皇帝如道
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
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單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

士無肆殺掠殺人縱火如違依約束即降詔遜位傳等皆曰諾上
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令草詔邴請上御札上所即御
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
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
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
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
二克勝非至樓下呼傳幕屬將佐聞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
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上
亦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尚喧呼于市曰天下太平矣是時諸門
皆傳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



乘勢攘殺乞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
甲士授之允之周行并衢杭人賴以安堵上既還內宰執從至殿
門朱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上獨自勝非至後殿
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上曰康履曾擇凌忽諸將至於馬前殺喏
或佞坐洗足使諸將立于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
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
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上
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蓋羣兇既殺王
淵又叔掠意必望赦然他日勢可行遣豈復論此今當白李郁就都
堂草赦庶可共議上曰鄉自為之如何勝非曰當宣召學士內宿

今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群兇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
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
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奏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
苗傅始仍與其徒曰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
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傅等入對太后勞
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
御顯忠等宰執百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

人伺察恐匿內侍故也

上移御之日趙鼎之遺史在十一年十二月庚寅

開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趙有旨以曆聖為宮名與日盪合蓋非
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謁而外人乃知因誤記
再日上出居顯忠寺寺即劉正夫第故開居錄云正夫賜第也何



察中官事亦據
庭秀所錄附見

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
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
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 制曰朕以幼冲之資承傳序之休比者
大國侵凌奄至淮甸太上膺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
深慮敵人指為釁隙與師內犯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上
畏天戒下失生靈發於至誠匪由勤請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
太后德厚母儀道侔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
簾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維新宜霑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
下 詔曰王淵身為都統制車駕駐蹕維揚金人輕兵來前並

無措置斥堠不明致倉猝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
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令尚書省出榜曉諭 以言官多闕命
侍從共舉可為臺諫者二員 尚書右丞張浚兼權中書侍郎
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為翰林學士起居郎張守節
中書舍人仍兼權直學士院太常少卿李陵為起居郎朝請大夫
黎確守太常少卿監察御史王庭秀為殿中侍御史 直龍圖閣
知杭州康允之升徽猷閣待制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加直
秘閣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舶吳說為尚書金部員外兼提舉
市舶說錢塘人也 錄說之除日歷不載此據王庭秀閣世 朝請
郎兩浙轉運副使范冲守宗正少卿承奉郎添差兩浙轉運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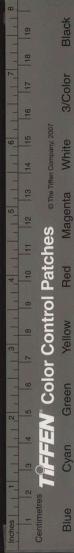
官劉寧止試左司諫二人皆不受寧止歸安人嘗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王琮為兩浙轉運副使琮初自鄧州罷寓居杭州至是張激薦其才而有此命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後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樞密直學士巡幸提點一行錢糧頓通官錢伯言並罷仍奪職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世忠此除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付統制官陳

端皆不武李陵外制集有制詞世忠實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俊除軍戎逆書之史須參考

武寧軍承宣使

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圻中留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管押赴行在瀛海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韓嘉彥卒謚端節

丙戌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孟思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賞緣干請並令三省執奏御史臺彈劾以聞太后詔曰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時外家不任要職亦不干預政事天下至今歌詠盛德况以涼薄當茲艱難尤宜戒慎仰學士院降詔戒敕忠厚以下不得輒與朝政交通貴近務循退靜以保家族仍不得於私第謁見宰執如有職事即赴都堂稟白可令三省以詔書榜示是日啟書至平江府禮部侍郎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論守臣秘閣修撰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



以告以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視浚時府中軍民已知有救
浚謂東野第登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浚遂走人
入抗伺其寔時右司員外郎黃傑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撫亦
遣進武副尉魏傳賈增書遣浚及呂頤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東野
金壇人緊依政人撫頤浩子也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
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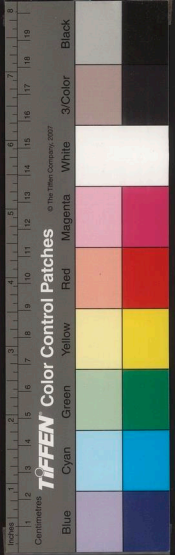
丁亥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杜充為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
路恩數視執政殿前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東京副留守郭
仲荀為昭化軍節度使以登極恩也 趙姓之遺史二人之除在此
月庚寅今從會要附九日丁亥
榮州防禦使京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專一保護陵寢兼控扼

河陽楊進為汝州觀察使

進之除日歷不載李復外制集有制詞
首句云朕以躬躬嗣承大統蓋明受罪
恩故且附此見仲荀之後
當求他書考之其本日 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承議郎李

質復為起居舍人 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運南天陞顯謨閣直學
士知江寧府 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馬

乘吉王世修張達並直龍圖閣鈞甫見朱勝非勝非問前日樓下
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所殺王淵是也勝非曰上皇
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卒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言燕趙多奇
士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
知名人嘗獻策欲滅契丹今金人所信任多契丹舊人若能渡江
則先為所取必矣當早為朝廷協力鈞甫唯唯而去 據勝非閣居
錄乃初九日



事故附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

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

孫觀祺李讓墓誌曰明受詔赦至建康官

為江東漕白之曰樞者大臣盡召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患頤浩左右

接議以他語謾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慮躊躇在衆人

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使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避右丞相按劾

王之舉張浚唱之頤浩和之二人不謀而同浚平江定錄亦云收

關浩九日書云云足知非躊躇也蓋頤浩是時未敢誦言謀之故

以妄竄故不敢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

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

秋鴻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豈肯遽遜位於冲幼乎灼知兵變

無疑矣頤浩即走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

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臣

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貴傳等檄文

至平江者浚讀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

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

治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為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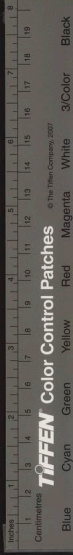
書左丞後二日詔孝迪益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

防禦使卒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

年副之孝迪下蔡人靖康初嘗為中書侍郎及時再用有進士

黃大卒者江湖浪人也舊為蔡條客二兇將遣使朱勝非以金在

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卒上書



多... 正金

求試用乃以為承奉郎假朝奉大夫直秘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

時敏為秉義郎閣門祇候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並為先期

告請使以行來勝非開唐錄云三月十五日二函蒙施行昨晝日

入奏今納副本余曰聞平江勤王所子皆曰聞之馮康國來顯知

其詳今若往建康諸軍相遇如何二函不語余問執政皆曰必不

靜余曰如此則又是一重變將議定某欲以見任官職乞充都郎判

此則已有慮見正要與諸將議定某欲以見任官職乞充都郎判

便乞于行在諸軍中取二萬人至平江更練一萬人將至江上于

建康上下分布屯守以為藩籬相度事宜徐議行止正虜曰建康

用武之地爾得從行留諸將統制防真行在徐曰公豈可行建康

口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雖聞敵若有在揚楚之

間者未知其將何在須先遣小使尋訪報信二死又曰年號莫須

早改人言建夷多盜災字是而火况亦只是虛名無甚利害余曰

既無利害何必改正恐後却有利害邊遠食後與執政聚議余曰

早無利害何必改正恐後却有利害邊遠食後與執政聚議余曰

曰遣使議和雖是樓前假託之言若無以塞之亦應藉口惑眾今

後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何皆曰善遂擬定各王孝迪盧

益密院准備差使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批旨班退留身奏言

折更合條陳移蹕事已如此方之彼恐奪其軍必不敢復言年號

亦不曾許太后再奏狀方待陛下無能為反正事今則人能言

然不從却恐別致生事余曰職已無能為反正事今則人能言

之朝余曰今秋騎留于江北秋寒必謀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

遣使金心偽伴挾二函之變皆否反正其將奈何太后曰豈能

豈能處置如此難事天若未絕吾宋相公必有謀畫余曰事誠可

先遣小使即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晚卿但說余曰所召金帥所在

在近處見行在親遣事變未必敢來必到江詭曰願浩等曰朝廷

臣當語使方解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到江詭曰願浩等曰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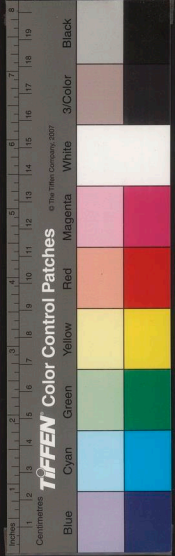
便其寔來寔不願往乞留軍中願浩等必欣然置之如此則曰天生

相公救此患難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金余諭使力辭孝迪不

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即遣地功郎胡樞充小使密誠之至平江

果不行按此時杭州尚未知張浚舉兵蕞浚亦未以勤王為名

而日虛所載孝迪等除命乃在初十日戊子具出使乃在十二日



原寅又小使乃是黃大年吳時敏亦非胡極不知勝非何以差互如此

太常寺奏准禮例當避御

名太后詔曰皇帝御名語稱易犯令太常寺禮官別討論以聞詔宗室有才能者令三省擢用 趣召張邦昌親屬赴行在 朝

請郎李會試給事中通直郎范宗尹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並試中書舍人會初除御史中丞至是改命

李會除中丞皮外制集有制詞云念此渡江之擾居多應闕之誠又云思得其人起自廢籍按張激二月己巳自中丞除執政三月壬辰鄭徽方除中丞會除命心在此時但未得其月日當考 秘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應為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 直龍圖閣王世修對籬前 是日御營前軍統

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叱吳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此月甲申降旨會統制官辛未宗自杭乘

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論之曰若等無謹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久持頃之湯東野倉皇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而浚純實可與謀事論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語俊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論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噀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為浚言傅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傅素之心機而劉正彥輕疎聞公舊識鈞甫乞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為之計永宗道宗弟也浚用



其說即同趙哲馳入張俊軍無論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增書
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隆祐太后仁施四海德威
三朝恭請垂簾同聽政事稽日月有臨之義式符久照之明合天人
並受之功更保無疆之歷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為明受元
年先是王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論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
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為治轉禍為福在反掌間耳亦有意於此乎
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
勝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雖從官可即
得世修益喜於是為之往來傳道會傳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

建康勝非留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

北沿江皆有備考水閣居錄十三日余面身奏曰六人者已引

劉子乞改年號劉正彥劉子乞移蹕建康勝非曰金近在江
豈可遽議金人皆在對岸沿江並無準備臣前離平江有兵四千
餘人不敢擅兵赴台並留與張浚後來王淵歸却令張浚去將得
千餘人去余聞呂頤浩張浚糾集勤王兵馬即是此數更有續添
人如劉光世却由共不過萬人此時正賴他外援救勢苗傅等一
軍恰有二萬五千人在杭州歌日夕舟楫器械甚備若移蹕相
遇必致交戰萬端未至行在呂頤浩張浚奏疏亦未到蕪浚雖密
有此意猶未致誦言誅之杭州
何以遽知恐勝非所記不審

太后曰何以却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收徐議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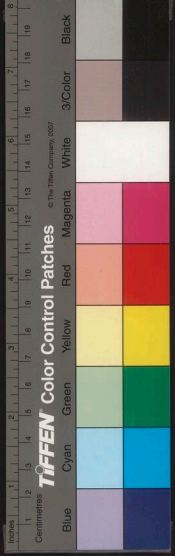
可也后曰且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款二函
愚無英氣鈞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但以利動之約其



再來后適曰如何勝非乞屏左右后曰惟張夫人在此來勝非問何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即今往來睿聖宮御但奏事勝非曰至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凶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遠建議誘說諸軍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以可以致富及犯悖之後所得不副所聞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過去者此皆傳所親統領官張昕言之亡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所秦州人奔王淵部曲後在傳軍中以正彥手殺淵極銜之秀水開居錄云臣期以旬日復辟必有次張外兵未集恐未可期以旬日或不又二日傳正彥至都堂申言是此日所奏今且附此更詳之也又二日傳正彥至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移蹕為不可秀水開居錄或勝非語二凶恐與平江勤王所兵相遇事已見此月初十日戊

子注按此時鴻禧方持書至行在張浚等亦未以勤傳趣遣使勝王所為各疑勝非論二凶不在此日今且削去俟考

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傳曰人言災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會世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願以為言語未畢內批傳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留此奏明日降下俟還軍中為言已論改元事庶於世修無疑勝非以為然至是降制勝非開居錄載內批于十六日又云後兩日改元而日歷繫之十一月己丑不知勝非何以差五按之今年三月小盡而勝非開居錄張浚復辟時皆作于丑日書之是以多參差不齊今以諸書互考繫其的日但日歷于己丑既全載詔書而十八日丙申又書改元明受却是據開居錄所云其重疊差誤如此保靜軍承宣使樞密都承旨邢煥告老六章上詔煥提舉萬



壽觀日歷不載附傳云明受改元六上章求致政不得其本

一日馬廣除都承旨駿之罷必既而煥復求去改提舉江州太平

觀煥遂居忠州遣奏議郎通判湖州張濤貴詔書撫諭江浙

不受中書舍人黃唐傳罷為徽猷閣侍制奉祠入內東頭供

奉官馮益幹辦皇城司日歷紹興三年二月一日皇城司奏契

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伏觀睿聖皇帝親筆伏讀再

三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

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

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為得策然臣

自有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

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

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宋朝

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世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

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

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固然

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靜江左如此則於國家大計

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率文武百僚祈請施行臣契

勤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

惑萬一別生他事併乞睿聖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劉越波

...



行汝戒湯東野趙哲各家具奏稱金人未盡退及靳賽之衆窺伺
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令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
震恐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上復辟張俊辛永宗
趙哲共議恐傳等自疑罪大不容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
策自題發奏狀并以其副申尚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
請又以手書遺傅正彥言太母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
者宦官無知時挽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遐避一
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
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屢拙死生出
處當與二公同之前密州州學校授郃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

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
天誓地願以死授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
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呂樞密心兵江寧其威
望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
江兵力強捍謀議沉鷲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徃矣彪曰兵貴神
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樞密睹事明而剛決聞國
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是日呂撫書至江寧願浩
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
兵或祥勤王記云廢書張浚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按浚以初十
日至于平江府此時順浩在建康未必知其來意世忠在山東清
散未還不應與之約約今但云約諸大將庶不失實時議論不一人情洶懼江寧士民知順



浩起兵議留頤浩頤浩乃樞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揚惟忠留此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傳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適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為控扼之備惟忠以為然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度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傳為武當軍節度使起復渭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都統制劉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傳之制曰憤嫉姦慝大刑既正於國章扶獎卹危嘉績遂書於廟社正彥之制曰屬邊隅之震擾慨國步之卹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斷巨姦之戮刑章昭著國祚安安時學士李郁與中書舍人張守並直禁林然大詔令多邸所草也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為慶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傳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俊舊不平欲間之使為己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屯淮西故首擢之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加檢校少保呂頤浩赴院供職命頤浩以其兵屬惟忠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試禮部尚書以所部赴行在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湛與二克合領中寨於宮門前建詣除執政侍從外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呵問人皆畏之殿中侍御史王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

庭秀再上疏言於朝由是少戢 光祿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黃

潛善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並責秘書少監潛

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 置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

紹興二年閏四月又

置務于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

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劾伯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

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今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勤戮內侍誠

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怨怒之氣但方今疆敵乘戰勝之威諸

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

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

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

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

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

病衰殘目覩今日之事寔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

血雨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

令所刑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

張浚欲遣辦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以

遣者夜分不寐浚容遂寧馮韜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

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遺書至浚發書知頤浩已有

定謀復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叙浚知傅堯所

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與其弟甯自傳軍中間行至平江為浚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

卷二十一

二五



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斜觀將士之情往往惴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為大兵至安能成事初上既渡江同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高郵軍招潰卒屯興化縣時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裴廩薛彥國在一洲上士從招二人為參謀官言於朝乞假江淮制置使上從之士從聞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側乘虛掩襲至嶽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偽稱在黨行至草市行伍不整譟殺人在覺之出兵迎敵不側僅以身免 晉寧既陷金人返軍趨鄜州權鄜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鵬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要務事高宗固執浚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略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許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抗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於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感浚遂備奏兼檄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傳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任命趙鼎領後軍哲不敵受又以付統領官張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惟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為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

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啟試御史中丞啟當面折二凶朱勝非言於太后故有是命

朱勝非開居錄十五日晚朝留劄奏言自事變以來今十餘日能為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



部直學士院李師謀議大夫鄭啟祁舊為內翰今乞再除說乞選
御史中丞太后保以為可復奏曰違此異度士大夫在朝廷者固
不幸然須敬莊肅忠義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
衛膚敏皆莊門不出坐視成敗是何用心臣所以欲稱選二人以
為激勸按日歷那初六日已先除

徽猷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曾楸為翰林學士楸不受尚書刑部侍郎衛膚敏移禮

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即請老不許請就

醫秀州許之大理卿高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郎李陵試

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省為起居郎朝奉郎袁植宣教

郎張延壽並為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掛冠去至是復用歷

不書植自何官除御史馮楸謀議集有代植與李成書云植無狀

之迹前次姦邪用事時固當休致矣非自休致中蒙恩再除監察

御史云云正功延壽舒城人也施綱左右正言未見前街按考按

已見二年七月

日歷及後省題名三省以今年三月除左史明年六月罷而李陵

集徽梁揚祖發運使除命奏狀乃云起居郎慕容禮兼權給事中

不知左史何以併除三員當禮今年七月除中書舍人林通元徽

中書舍人後省題名乃畧不載全不可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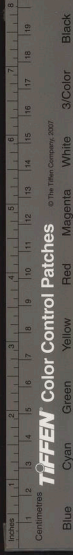
徽猷閣待制在外宮觀通閣縣人二函之亂通首請納祿故有是命

通除中舍及罷日歷皆不載後省題名書罷不書除以未見本日

故因李陵除命通書之按宋勝非閑居錄論通杜門不出即是此

時得祠也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致任彥疾愈自真州渡江

苗傳等以彥為御營司統制彥曰鳩臯逆子行即誅鋤乃欲行我
即稱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兩浙轉運副使王琮
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足折納錢
兩十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
二年五月甲申御營都統制司參謀兼提點選鋒軍馬王鈞甫
所書可參考



請令江浙四路分造弓弩共二萬枝赴行在先成者推恩從之

初命尚書右司員外郎黃巖為直龍圖閣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

專一總轄上供錢物置司遂寧府以四川名使始此至是槩發行

在縣此除日歷不載王剛中續成都記云建炎三年三月黃巖除

四川都轉運使而無其日馮輔貽安錄云十五日黃巖起發赴

此當求他書參考 制置使劉光世遣丹陽知縣如江寧報

至江寧議勤王事 是日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

命且遺傅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

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悍捨俊無以彈壓欲

疑賊使不致疑

初江淮制置司前軍統領官王德自真州渡江入江寧府有衆數

百復渡江至和州會閩門祇候張昱自陝府棗城引兵南走知和

州張鎮關昱至大懼德曰此易與耳是旦昱率其親兵犯西門以

入德與其弟青挺槍刺昱墜馬殺之盡降其衆

甲午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于東朝同聽大政蓋順權宜義非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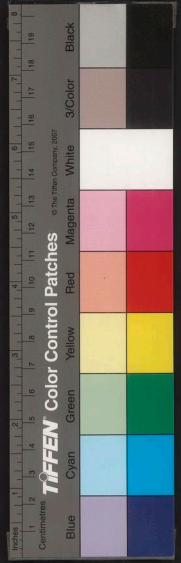
已今大臣乃以吾逮事泰陵於屬為尊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

蓋名有循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侮憑凌國勢割甚願茲不

德損之又損尚懼無以答天心定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

大三省樞密院具明諭吾意勿復有請 詔文書應奏者並避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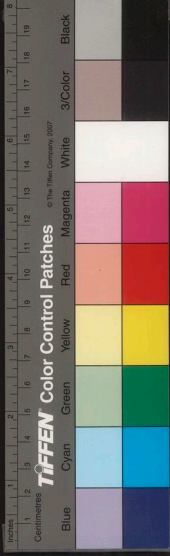
祐太后父名 賤內侍官曾擇等于嶺南傳使人捕得擇等詔賤



擇昭州蓋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為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諤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民受禍于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羣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權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涕泣扣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回以渡兵民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即時南來

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民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陛下即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官侍所以招禍之由庸草前弊蠲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凡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並令選擇純實謹慮樵朴之人勿任其事惟令掌門關備掃除而已官高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制統官當傳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全以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擇行一程傳復追還斬之

曹擇等行遠日歷不載今以王處秀聞世錄修入處秀時為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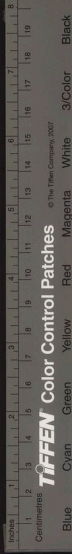


官必得其寔也錄以為三月十六日事故附于此日歷鄭毅奏疏亦在十六日當是孰知擇等被執而上此疏也趙姓之遺史載此事于初九日丁亥恐誤是嚴未為中丞若擇等行違累在此前則殺疏中不應又有屏之遠方之語今並繫此庶不致悞按此史亦繫

御營都副統制苗傳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唐

聖宮尚書右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傳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論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傳乃已時傳正彥日以殺人為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轡再見傳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轡為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于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故愈大亦死于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轡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

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為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為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傳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令主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為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轡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勤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傳益發怒正彥見轡辭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傳耳語遂論轡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翊日郎遣歸朝官宣義郎趙休與轡偕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



勤王兵發江寧初傅等以詔召顧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

呂頤浩知其意才以羸弱千餘人被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

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尚空年號

按頤浩以帥守赴行在故仍當是澠臣攝府事未知即李讓否

文字之職顧浩躬擐甲胄援按執鞭誓衆士皆感勵師次向容驛

顧浩授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採石刻之以堅

將士之心先是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

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張浚被朝旨領張俊人馬從浚

所請也節制司幹辦官楊最慎請多出文榜開諭杭州軍民使之

自新浚從之初保義即劉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免檄

書以出至餘杭門為選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宗

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傳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

於外願實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

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更衣踰牆而出至

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

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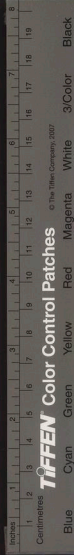
早來詞旨甚切浚激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軍浚與其將

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

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為上所倚望感泣爭奮雖是士氣甚振

援事述云劉苗之變經三日援過馮瑞于市謂之曰今出瑞方城

公以衣布褲三寸古忠則忠矣恐力不能回徒死無益援將連檄



外境逃遁近境使知有所畏然後公以大義責之庶其悔禍自請
反正歸深然之遂擁護手至舟中酌酒而別按二函以三月癸未
作亂後十日據乃至抗中此時被已破拘矣况歸是館馬柔吉所
亦不在舟中據所記卒未如戰國說士之辭恐不能無歸說今不
盡取平江寔錄援至平江寔錄援至平江
在十七日乙未而據事迹在甲午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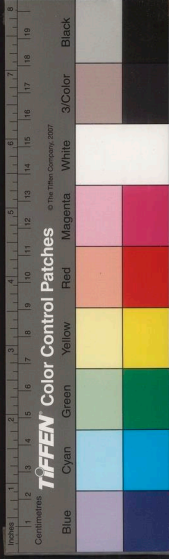
乙未責授秘書少監衛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
州安置除授中奉大夫錢伯言責軍器少監分司澧州居住秘書
修撰江淮發運副使呂源除名邵武軍羈管時御史中丞鄭毅論
潛善與汪伯言均於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
南伯言與黃願皆棄城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遁今願羈管揚祖
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故有是命言者論伯言未已遂責海州
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伯言永州之貶日歷不書此以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按伯言已官

初狀稱明受年而刑部檢察以爲兩湖增運副使劉寧止所奏據
日歷寧止此月甲申已除左司錄或是未遣變時所奏後來檢舉
行遣亦未可知以不通議大夫黃潛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道
州居住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論其賣官售寵也 詔申嚴諸路民

兵火甲之令以建功郎吳樞薛儵言其可以備盜也乃令提刑司
點檢 是日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
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
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
乃大哭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
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浚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即



進兵浚論之曰事不可急拔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轄

甘言誘賊矣熊克小亞云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忠誠再着故首有便去救官家之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賊張行皆緣國事非但感王淵靖昔之恩而為之復讐也今不取賊張

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廬州即日進發行三十里彥衆稍

息飲酒大醉德同知之率數百人經入彥之衆不能執戈彥與數

十騎遁去至宣化為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於平江

嘗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道

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朱勝非閑居錄

制官王德張和尚二軍合攻和州城垂破蠟丸先至德軍是夜德併殺張和尚而歸林泉野記云金人陷揚州光世兵潰至建康止

百餘人德引衆四百至和州時張育據城以撤招德德不肯應育率衆來攻德德盡以兵伏草中育至無所見往來提點德與弟青

王世忠躍出新其首餘衆請降德入城樞密育家室及諸賊將皆如親舊莫不歸心德而賊張和尚來寇致書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我

未復讐德以書擊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是育一家耳必盡以育一軍首來乃退德集諸軍告之政或願死戰賊敗

和尚為鄉人所殺盡降其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

為六軍軍聲復振此所云與闕居錄全不同野史謂張育即前

知應州張昱也張和尚即張房也按劉光世部曲雖散恐不止百人而德所降亦安得有十萬今並割去庶不失實

遂趨平

江以德為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

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於反掌

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馮轄與趙休偕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

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干戈傳等當聽命馬柔吉王鈞

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携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



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呂頤浩劉光世書至皆報

以軍行 是日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共扼其險

要先吳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聞變請於杞率宗室數十人詣

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

從事遂止杞因命雋之措置大軍錢糧以俟頤浩

趙雋之事以紹興四年六月丙

戊寅渡王仲漢所奏修入

戊戌御營平寇前將軍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

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即詭為好詞報

傅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

世忠及張浚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園屏左右問口今日

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

顛歸賊聞以觀察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

事衆皆諾初沐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

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借之

平江寶錄云世忠軍先發更益以張俊甲

軍千人而世忠碑云張俊遣兵三千人勤王二書不同今從勤王

記宋賜非開居錄二函言韓世忠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邦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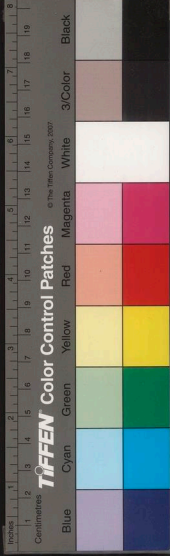
張俊處借得雜兵五千七百人恐非其寔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

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等以偽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

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

已亥募民入錢五萬緡補通直修武郎用兩浙轉運副使劉誨請

也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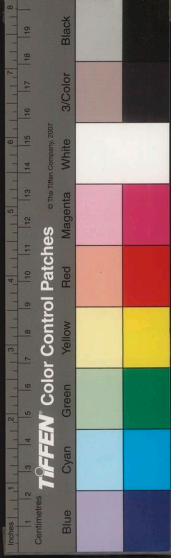
充樞密都承旨兼知鎮江府竣條畫防秋事畢之任先是朱勝非
令廣至傳正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 是日張浚復遣馮
輻入杭移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遣浚書云朝廷以
右丞侍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即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
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
闈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固託以政事使之利
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
是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為人臣者握兵在手
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而今建炎
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
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
祐我宋所以保佑皇帝者壺壺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
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
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
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
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
浚以令天下始張浚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傳合欲代浚而奪其
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即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
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楫當與
直龍圖閣黃蔡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



以為然因市小舟欲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祕閣范仲熊者冲之子也嘗為河內丞陷金得歸舊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檝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為人仲熊曰鈞甫疎柔吉直檝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戾子檝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

辛丑內降詔書畧曰永惟內禪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感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念期救無虞傳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

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浚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誣誤故有是命此以日歷及張浚復辟記林泉野記參修詔新除禮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李陵當制有輕脫囑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恐遣小黃門至膺聖宮白曰張浚早采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羹不覺覆羹於手初傳得浚手書即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詔為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



交... 牙... 牙... 牙...

非見其悖其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

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來勝非開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

十一日王世修至云軍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日事固定亦當運為

之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書詔之類先與執政定議及正二

擇一吉日天赦事去成當向志而外示開暇自此每日章表二

余思之二玉璫已聽順未嘗曰善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撤指名二

山亦須自作一狀語執政皆曰善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撤指名二

高之惡來人以數十卒傳城中二玉得之忿怒蓋自遷變故五日

而得鈞甫八日而得世修半月事定二玉雖不敢違中心不無歎

頃泊得此撤便作事欲留迎請大事六人相從出撤文日集

者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草本期人使回見得敵情如何別

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廷指畫今諸王所會了

直以其等為逆賊寔不能堪欲率本軍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

却來迎請底彌奉心及欲先作一撤以答之傳聞勤王所于民間

卒歛錢物不可勝計以稿致為名恣行分發朝夕飲食無憂國之

心既言大軍已集何不集何不集世忠向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却

為功掩其前過今已多日恐人議論故作此撤且假行遣又聞此

撤出張浚之意辭氣愈交與常日不同余大駭且難為答辭沉思

而論之日公等方以此撤為非却作撤文報恭朝廷在此而軍中

以微相罵國亂可知矣二撤制可謂名將世家與起行伍不知軍體

者不同先太尉所為各如何能遵法即是報國二云猶有悅色

傳曰乞朝廷回此撤余曰何世修進曰撤文張寬亮之意渠便若

政官余曰今晚奏太后取旨行遣于其眾退晚朝具奏太后亦大駭

日事已成觸動後怎奈何批旨罷張浚禮部侍郎按此時平江未

有撤書當是傳後浚二十一

也世修所謂呂樞密晚事者蓋呂頤浩奏贖中深斥宦官之罪故

沒復辟記云傅等得臣責問手書五乞樞臣以今天下宰制朱勝

非力沮其事至于五六遂留凡七日始有郴州之命此得其實但以

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剛澗修入鄭致章疏亦

稱浚坐私書被責與復辟記同今附在後

初傅正彥曰至都

堂議事御史中丞鄭致章疏言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昔王

三十一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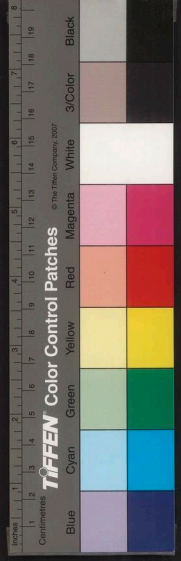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沈康履之交 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

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于及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與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嬴秦王莽非不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昆陽一敗莽卒披首其足恃乎祖宗之德澤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為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不可忘也惟順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政先是傳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欲言者懼二函不敢斥言其罪鼓疏入不出鼓見太后請降付三省后乃出其章示傳正彥傳正彥銜之按鼓此疏以甲午上未知何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敗太后令鼓至都堂與

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鼓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傳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

載此疏于十六日甲午尤誤不報鼓遂遣所親秦議郎謝嚮嚮初見二年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避重緩進使賊自適無致城中

之變浚然之或曰乞露名行下臺章時人以為范仲熊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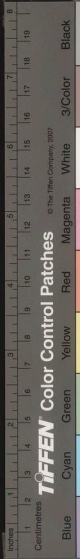
世錄云仲熊與五世修張達王鈞甫馬柔吉皆歸睡五日之事仲熊寢與關垓仲熊者為朱熹所取恐必不然以馮熾貼安錄方

之仲熊固與軍中逆熟然必不至與其逆謀今不取御營都統司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

朱勝非云十六日王世修見余于私第詰曰早朝苗身且奏世修語是日午間二公到堂曰聞韓世忠領千餘人來秀州出言不修余曰出何言二公曰欲屠戮杭州一城人今欲遣統領苗瑀將三千人拒之于崇德餘曰瑀是何人傳曰舍弟見充軍前將官極驍勇

卷二十一 三十七





平曰不伏世忠願去對敵設使交兵必擒世忠來余大艾曰公等

何言之誤也世忠誰家將所部誰家兵豈可苟聽少年輕銳之言

而不顧國家大利害乎平江勤王兵馬甚盛聞此中寧靜朝廷疑

畫軍中聽煩故遲遲其來借使瑞能勝世忠大軍必繼進彼此疑

阻玉石俱焚矣少頃瑞至問何故欲出兵為國生事瑞曰世忠何

日揚州統兵四萬餘人運糧十餘萬石軍戰馬往往奪去行至淮

陽軍聞金兵南來不戰而潰近日將四千餘人自蘇州界渡江來

敗事如此自當誅戮尚敢妄言毀辱請將瑞寔不乎欲往擒之

曰國事既平方可正罪彼方稱勤王適遣兵擊回即賢先有罪矣

瑞曰若突至城下豈不驚擾余曰朝廷當任責問無慮左右報已

一曰已亥定發而已於十七日開世忠至秀州必謀記疑勝非與

二充詰難不在此日又勝非既不許其出然韓世忠拒秀州張俊

則瑞與馮柔吉何以復在薛平此事當考

前軍在吳江賊氣沮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

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俊又親作蠟凡書云不得驚動三宮

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畧人賞赴營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

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未達是晚馮輜至臨平馬柔吉見之

曰君尚敢來邪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

出抗矣輜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

解夜二鼓柔吉與輜俱縋入城翌日與傳等議于軍中王世修不

可欲拘輜不遣浚繆為書遣輜云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

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

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不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

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傳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

喜輜由是得免壬寅尚書左丞盧益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初議遣益出使朱勝非論使力辭遂有是命益行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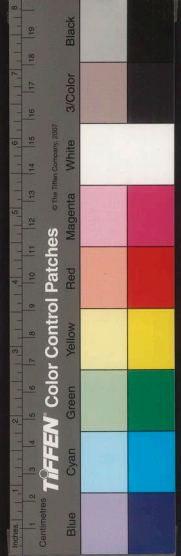
云時政

府欲損禮求和於金蓋奏如封冊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煇軍
歲幣之數建都北兵之所事大難悉從願據形勝嚴守備為自治
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體不解我議不回因責授梅州
安置日三省察復其官無克小歷附此事於蓋初罷政時而日歷
無之李陵外制集又有路允建貢授散官英州安置制詞畧云習
知敵情當講和戎之初任將使指庶收存舊之功宜謂朕腹翻成
項領未知此時否公並

詔募人尋訪登聞檢院御封函以渡江

遺棄故也迪功郎吳若言今渡江而東敵勢方張天未悔禍借有
韓白之勇決蕭張之沉鷲亦未可適為進據中原之語惟當行阻
江固守一策耳江之術莫如木柵可以速就侵水際一二丈以大
木為柱而銳其上小木支撐交格乎其間銳上則敵不能踰支撐
交結則我於其內可以施弩而敵不可入侵水際一二丈植之則
渡水登舟者無所措其手足且木雖大小相格而勢則不相並順

風縱火者所不能焚辟木植立相扶絕車所不能壞更使厚踰於
丈則敵之長槍俱廢矣但須沿江可渡處一一為之只此一事當
則浙西民力十分之一乞毋暴其說先遣使泛論民出財助國財
既入則官自募工兀材而急成焉詔沿江諸州相度尋以若為承
奉郎若初為諸生嘗勸張邦昌使諫上皇以花石之擾邦昌不聽
乃言於邦昌之夫人鄧氏鄧氏愕然曰吳即風邪何忽如此靖康
初除太學正上疏論宰相吳敏徐處仁之罪坐斥去及是以與邦
昌連姻故名若初見二月戊午其改官未見本日今附書之熊克以若為晉陵人趙姓之遺史云是日呂
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
三千人與俱無克小歷云頤浩至平江府兵此三萬人誤也今從臧梓勤王記至平江之北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

五里張浚乘輕舟近之道遇小舟得郡同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達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廷趣起行在為我申即日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太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道赤族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幾陷窮邊之域近者倉卒南渡翠室幾喪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臧粹勤王記頤浩之北庚子至平江張浚復辟記頤浩以二十四日宿平江二十五日至平江二書不問凡差三日粹所記恐誤按粹序云以頤浩私記事跡并張浚李承造部彪勤王記參照編類內有日月差異處觀稟頤浩得其次序然今以諸書互相參考則浚責郴州之命在二十三日下午若頤浩果以庚子至平江則初苗傳聞韓浚責命尚未下安得舟中已見郵筒也今從勤王記

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

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啟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

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去真無能為矣此以勝非聞居錄修入但聞居錄繫之十七日恐誤今依日歷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歷稱世忠妻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傳不與張浚復辟記云傳質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違其甚性世忠所囑之還朝二書復不同以

事考之勝非所記當得其寔今從之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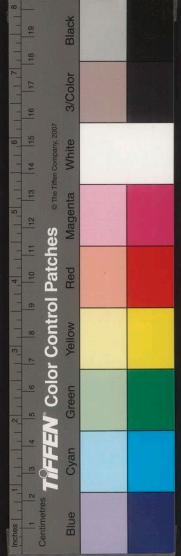
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

令速清巖陞梁氏馳出都城過苗翊於塗苦之故翊色動手自碎

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

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

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械以送獄馮轡又說王鈞甫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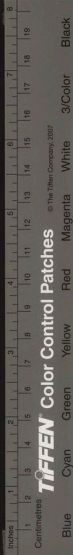


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 五丈河舟師郎青
素為盜甚得其徒之心亂後聚舟往來淮上至是入泗州城掠其
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
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
鈇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轡議復辟轡知其可動
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
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嘗受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
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邠等數人上書亦知轡意朱勝
非令轡與彥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即日遣張達與轡詣都堂
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鈞
甫與馬柔吉佐其言勝非大喜答以二太尉有意如此宗廟社稷
之幸勝非晚朝遂以太后命召傅正彥鈞甫轡同對傅正彥言
今日之事安國家郵生靈禦強敵若便此三者臣萬死不辭鈞
甫言傅正彥忠有餘而學不足轡奏言如對勝非語又請褒傅正
彥如趙普故事太后勞傅等且許之以頃趣召百官宣太后詔畧曰
敵人以睿聖皇帝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宜稱皇太弟領大元帥皇
帝稱皇太姪堅國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

此詔語據
王處秀聞

鈇制出在庭愕然御史中丞鄭鼓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欲留百官
班論之而臺諫惟鼓等二人遂不果時大雨百官冒雨朝上于睿



魏晉書

聖宮勝非等奏事議論數刻上曰必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

我張遠退謂苗傅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亦以為然傳遂

易初議張遠復辟記云二十六日集百官議左烈無不鼓舞是日

集百官宣詔翌日乃用建秀等言改為處分兵又重事二書不同

是時建秀為臺官其所記必審今從之聞世錄又云宣制單乃朝

上為大元帥及宣詔百官失色臣謹按鄭毅奏疏云昨日宣詔諸

書班退諸屬聖宮云云與進士馮鞞特補奏議郎守尚書兵部員

外郎賜緋更名康國勝非開居錄云三月十四日張浚在平江遣

進士馮康國特奏并中都督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金朝康國參

曰本蜀人張侍郎相從多年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金朝康國參

江傳報不一今得賢來見城中次第可以歸報翌早麓前留身奏

言張浚遣進士馮康國特奏狀來太后曰已見狀申無事昨夜降

出余曰奏狀固無事意欲令康國傾伺城中浚傳屬甚多不遺遺

布衣來且康國自言與浚皆蜀人相從日久或欲成就官爵耳太

后曰有何功勞便要官爵余曰昨夕思之賊氣已誓大事有緒所

之者英威正當張大外獲今名康國賜使平江太后面加慰勞優與恩

教一山知外獲之或康國賜使平江太后面加慰勞優與恩

合勢事乃易國太后曰與何官余曰乞披通直郎仍除郎官賜姓

章服太后曰甚好明日引對慈輿之除兵部員外郎還回按此所

云則康國陰命奏在十六日也吳時大事未定安得便除官馮康

國兩至杭州其引對除郎在再來之日而勝非誤記於初來之時

再熊克小廬繫於十四日壬辰蓋承秀水錄之誤載梓勤王必書

必書

省正字馮鞞至都堂見朱勝非言聞大計已定士大夫皆能言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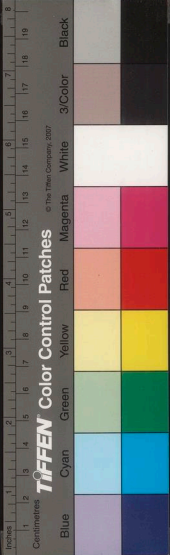
恐軍衆尚有疑阻勝非曰何自知之鞞曰過計再欲入其軍傳道

朝廷之意以諭衆勝非曰大計已定諸軍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

生事當收君下獄鞞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浚計事勝

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已上並據勝非聞居錄修入鞞所著臨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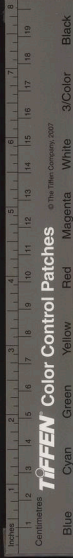
錄云鞞說與康國昨日請為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



然名尚未正并猶在鷹聖宮何以我與你同住說賦復辟我有策
可以回之康國曰極力止此何可進矣當回報張侍郎今國之賊
曰只慮張侍郎未必有策我邦有箇策頭見侍郎方可言你如白
朝堂今許我出見飛侍郎朝廷今已信你未必信我蓋前來檄書
以此處越張右丞稟不頓解又曰宋丞相欲請府第稟事丞相云
某日頭台不在府第見客有事只就此說見衆宰執同坐此語
如何滿地語出即殺身遂已今你言已有驗說我同住丞相是
必從則來早便報來次日早等不至食後方來云朝堂不肯 是

日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
親以選卒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毅遂以勤王所為名
頤浩浚傳檄中外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
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
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傅躬大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
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

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
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先煽弥天逼脅至尊倉皇
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辭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
書所至遠途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尚以戴天况傳等
揭榜闔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
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
韓世忠張浚馬房溥各率精銳辛道宗永宗陳思恭總舟師湯東
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迥餽餉芻糧楊可輔等
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
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



卷之二十一

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
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條傳等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
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
發遣常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
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秘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
轄湯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
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
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
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斂前都指揮使制置使
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

頤浩臣謹按印本撤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勤王記云已亥

草撤書士寅傳撤內外士寅二十四日也張浚復辟記云二

十四日草撤書二十六日傳撤內外二記復不同蓋浚謀以此月

為大書故差一日其寔二十四日壬寅草撤書二十五日癸卯乃

傳發遣迪功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建功郎洪光祖諭越州修

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遙傳發又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

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浚見

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

以為盟主頤浩慰勉之是日劉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

浚相與釋憾傳計不行張浚復辟記云初苗傅為光世與韓世忠

為已用而浚世忠三人盡釋憾交惟傳計不行按光世至平江時

世忠已用而浚世忠三人盡釋憾交惟傳計不行按光世至平江時
是言之二耳今畧刪潤令不失定先期告請使黃大本等過平江呂

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四



頤浩問上起居狀大奉反稱美傅等且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獄事平釋大本以為貴池丞太勝非閑居錄云二仍密遣使勝非所太后喜已而還功郎胡樞死小使密戒之至平江樞遣人費狀來云為勤王所拘留文字亦畧去余令編呈二出自此使議遂息勝非所云胡樞又與日歷不同而載祥所記乃云官儀圖安進士二人借官則似樞大奉反異時故也更補詳考

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遠吳順皆不從曰儀衆甚盛未可與戰彥曰見敵不擊何以威衆遂行至潑石橋與戰大敗彥盡喪其步軍儀忿之遂屠安邱縣彥還密州達順責其喪軍拒不納彥欲引兵去而馬軍皆有家屬在城中出言紛紛遂開門納之乃殺彥梟其首送遂領州事

甲辰御史中丞鄭毅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抗疏論睿聖皇帝不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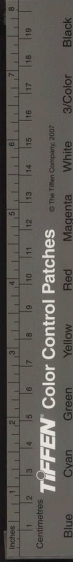
改號數言探聞得詔書之意延達問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歸道世忠之語稱須得太后陛下詔睿聖皇帝為兵馬大元帥方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為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子臣父遂併降今上皇帝為皇太姪睿聖皇帝乘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之間於禮猶順今遽降而為大元帥則內外百官曰將曰昔日所臣事者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今欲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命禹徂征有苗為法天下孰以為非伏望收還昨日手詔命將相百官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同聽



政以安仁心若詔書頒行則天下聞之無君矣貢賦不入倡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智者不能為謀庭秀言女真落食我國將帥之臣不能北向發一矢乃假其彊暴脅制朝廷願還前詔宣召百官儼列儀衛詣睿聖宮恭請皇帝還御治朝總攬權綱有異議者即戮以徇如迅雷之發不及掩耳俄頃之間大事定矣是日早鼓獨對為太后言今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退與廷秀復上疏力爭午刻疏入太后召鼓與宰執同對簾前鼓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鼓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因未有自

曰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嘗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邸等所上書以示鼓庭秀鼓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浚獨曰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微欲行出鼓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詣朱勝非府爭之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冲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外將帥奏陳謂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既退處於別宮以擇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



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

加上太上層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

勿與較其寔一也日歷此詔在二十八日丙午恐不應違留如此

下詔當在先今從王履秀聞也錄附二十七日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

一行事務 朝請郎陳猷為監察御史 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

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

浚餞于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聞行在已有復辟之

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從勤王記樓閣行在句語意未充當有是日勤王所檄至湖

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澗堂下召守

臣梁端通判州事張燾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

士曾楸徽猷閣侍制致任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為一

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

豈可欺人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聞之亦勸端張榜趨用

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收平望以俟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

燾亦從之會舟師甕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楸為翰林學士

安宅為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徽猷學士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除日歷不載四月十一日得旨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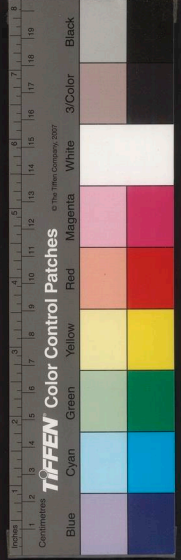
與差違足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更於偽楚及明受兩次差除多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具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

必沒其傳遣兵三千屯湖州之徑路曰小林以扼援兵來路又調

兵於輔郡端用紆計城繫其使者不與兵紆布子也曾紆賈安宅葉夢得事用

紆墓誌及紆所撰辨猶豫記并紹興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析狀奏

修舊傳也兵小林亦以紹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臺鄭大年改



正復官
狀修入

丙午尚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邠御史中丞鄭穀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邠嘗見管軍王允寮令出禁旅擊賊元儒怯不能從於是朱勝非留身奏邠鼓近邊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自來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處分日下供職午間內降如所請浚不受

張浚除同知朱勝非開居錄無一字及之蓋二日不相能也日歷浚在四月樞密院事其庚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受命但浚以為大盡故差一日七日歷穀之除在甲辰邠之除在丙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書不同今從趙姓之遺史並附丙午

是日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

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二十

七日丁巳蓋因朱勝非開居錄所記也按日歷四月一日宰相奏狀稱匡等三苗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僞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等皆聽從則在二十九日丁未矣以馮聖臨安錄考亦是此日或者勝非移此事於張浚未發平江之前以城中先有定議不待外兵之逼也但奏牘所載差互不同爾若勝非詞雖由折蓋已悉書之靡有遺佚惟此一筆勝非分作四月甲辰宰相別宮今依奏狀併於二十九日丁未書之庶不失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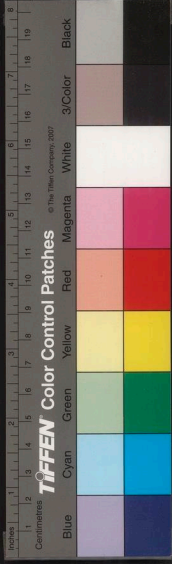
傅正彥之反也王世修實為之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

以自解

此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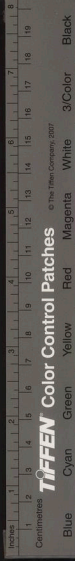
日歷前一日執政聚議召二呂顏岐李邠猶慮其不至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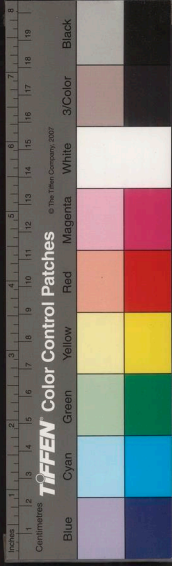
是勝非令行首司發帖子召傅正彥世修及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諸都堂會秘書省正字馮楸見傳于軍中且貽傅正彥書大畧謂



今張樞密握兵在平江遣馮即中來請上為大元帥意在於復辟
而後已也元帥姑為皇帝主兵之漸耳兵權既歸睿聖皇帝然後
下反正之令太尉能違之乎如不可違是使他人有復辟之功而
自處以廢君之罪如或違之近則張樞密遠則杜充王庶張深張
嚴揚進李彥仙杜彥蓋進之徒咸起問罪之師可亦一一為建節
旄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睿聖一人之怨是與天下為讐也與天
下為讐則台天下之兵也宜矣非馮郎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
券太尉勿謂受太后誓書鐵券便可保無虞也太尉結怨於睿聖
皇帝儻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
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太尉儻從不肖之請當為

宰相言之若出外則許提兵而行若欲在朝亦不鮮今日軍政皇
帝賜誓書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盡置內禪
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為太慰辦之也
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決日之間必制於他人之手矣
傅正彥唯此據馮檄
昭安錄遂詣都堂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
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傳面頸發亦慚 愿無語
回頌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
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金之使無路可通况事
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正反耳前
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





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平時為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號令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分雖三尺童子皆知去就將校軍士必不能誑惑正彥却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以言逼傳傅不能荅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准備將已上皆書名已上據毋非閑居錄修入閣在錄又云余語執政曰已格下昨夕先與老母別矣諸公曰何謂也余曰他日當知之親兵將官徐建者引首屢探堂中余曰此即下余所用之人也是日宮中堂門皆塞為備二云若敢不從闔門盡行勒戮然後單騎至諸寨招附黨或見苦其為死所不夫大乎不敢遠如此者慮既誅之後格附既定固無事萬一更有亂不可知耳諸公皆曰非所及也

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勝非即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昉分作百

官章三奏三荅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

馮誠臨安錄云職說二賊頗有見從

之意遂往都堂要以此事稟宰執到客位有榜云侍從而下皆不見為二賊先在堂內議復辟事所以不見客移刺二賊出來丞相亦出職近前白丞相有緊急事拜稟丞相云只今晚朝來幕次說職隨後到宰執幕次有七人同坐職稟宰執云早來公面說苗劉自請皇帝復辟二賊已聽從惟是許其四事乞相公為辦之丞相云四事謂何職曰一許其皇帝賜以誓書鐵券二許其在朝則不解軍務三許其出外則提兵而行四許以皇帝親書赦其罪諫內侍之詔其餘縷縷說之辭逼朝未能盡言丞相云只今便取決於太后職遂退按此所云

直龍圖閣王世修為尚書工部侍郎

宋勝非閣居錄云三月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於私第余謂曰賢能辨此便取旨除六部侍郎詰旦早自留身具奏世修語太后曰若能成功何止侍郎執政亦可除也二十八日世修持奏狀來余奏曰事已成世修先許從除官欲次日除工部侍郎晚朝引見面賜金幣使未早立本班以示迎請之人太后欣然從之據所書世修除侍郎當在二十九日今附此日歷在四月一日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

炎帝紀

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言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金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躡除樞筦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奉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嗣君皇帝尚幼未能裁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即尊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建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時願浩浚大軍已次吳江鎮浚復辟記三十日次吳江縣按是年也臧棣勤王記兩年離平江府丁未次秀州而復辟記次秀州在四月一日二書亦不同按復辟記常誤連一日四月以後即不差

今參酌二王世修聞之遺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軍事止王記附此

師也秀俾願浩浚以單騎入朝願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傳等計窮益懼日歷三月二十九日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路弓兵入援玉室按此時綱尚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於上傅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睿聖皇帝開門納之具令衛士掖以陞殿正彥請降御札以援外師上曰人主親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於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傳等

吳請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



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偏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遠遣杭州兵馬幹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

是月趙功郎張邵應詔上書言今中原未復非保東南無以為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錢塘僻在海隅其地狹恐金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有如遣間諜誘盜賊啗以高爵連衛抗我則江淮之間又生一敵也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扼饒信北攻蘇秀池我援兵梗我糧道無處自處誠非持久之便願陛下遣能臣相視江北諸州要害築堅

城而守之若彭門青社京師曹濮與夫閩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鎮撫之俾奸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邵歷陽人也朝奉郎知婺源縣孫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金人背盟雖載天覆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二曰宣政大臣為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愼人射利賣直釣名作為謗書詆誣盛德傳信四方以為口寔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為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為兵兵無常刑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威民窮徵發如兩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杞晉陵人書奏會近臣有



言其才者乃台赴行在

孫觀撰祀墓誌云詔曰馳驛入對未至而

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按祀所

上書前三事如此則不果行宜矣 金人陷京東諸郡時山東大

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為糧時當兵

火之餘又有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 金再犯青州守臣京東東

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得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

州向大猷知青州於是右副元帥宗輔左堅軍圍目乘勢盡取山

東地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洪道在仰天股遣其將崔

邦弼往安邱賒求援於宮儀儀發兵逆洪道別為一寨以處之日

道聽議事 徐州武衛都虞侯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

率殘兵邀擊於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

團鄉民為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哀後期至立謂曰叔以主

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遂復

承制以立為武德大夫閭門宣贊舍人言於朝詔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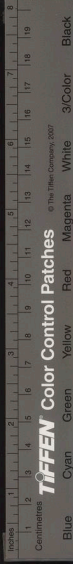
立忠翊即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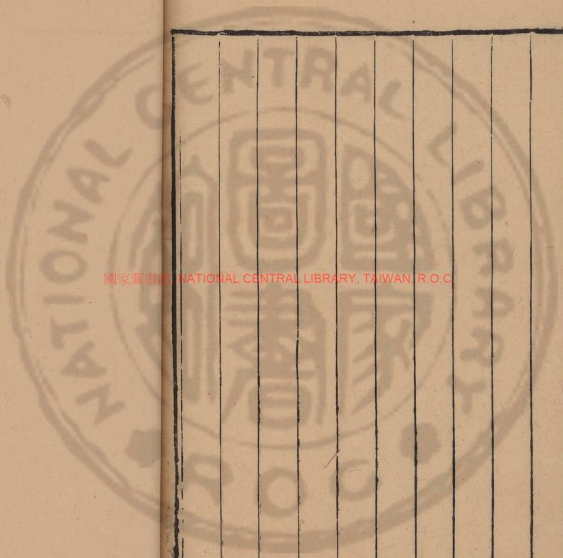
復業井邑一新 金右副元帥宗維聞上渡江從濟南叛臣劉豫

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即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

棣德滄等州而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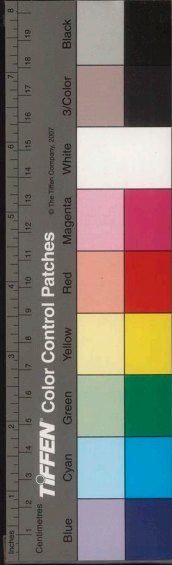
統也 賊馬進號花納襖為楊進餘黨所敗將殘兵數百自宿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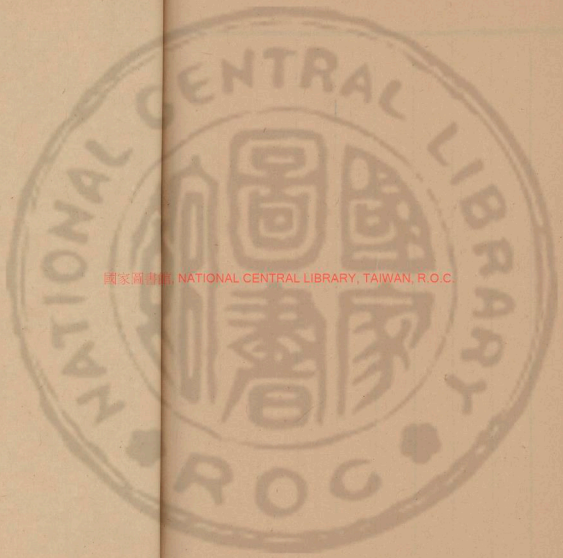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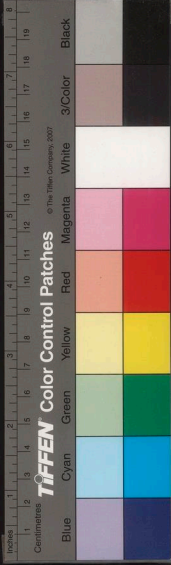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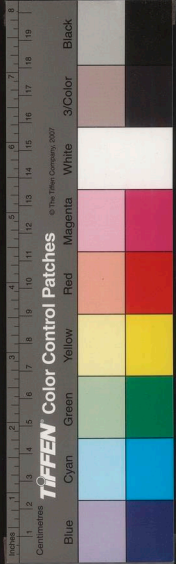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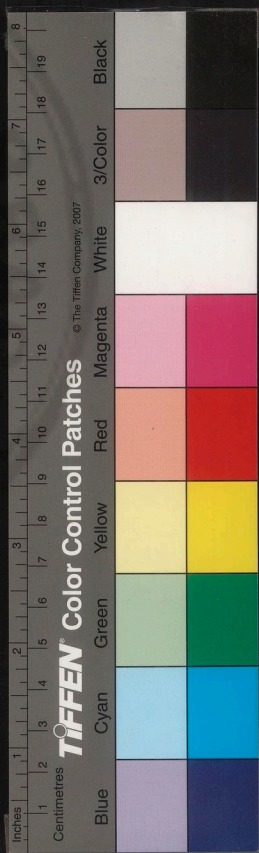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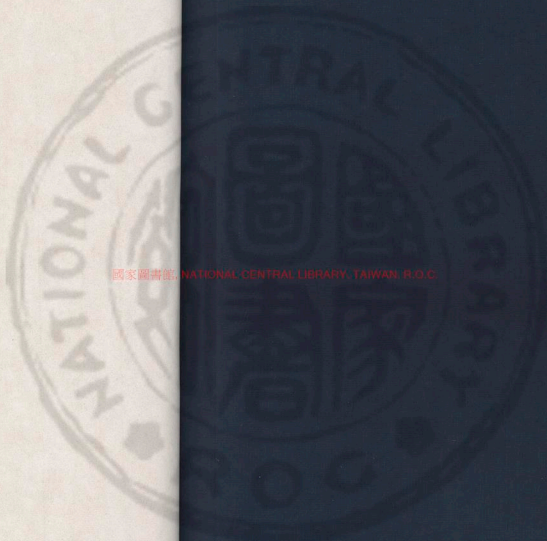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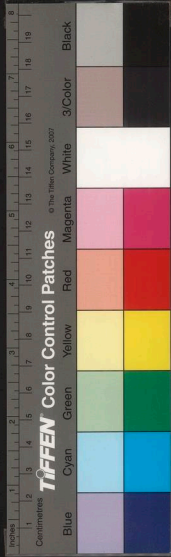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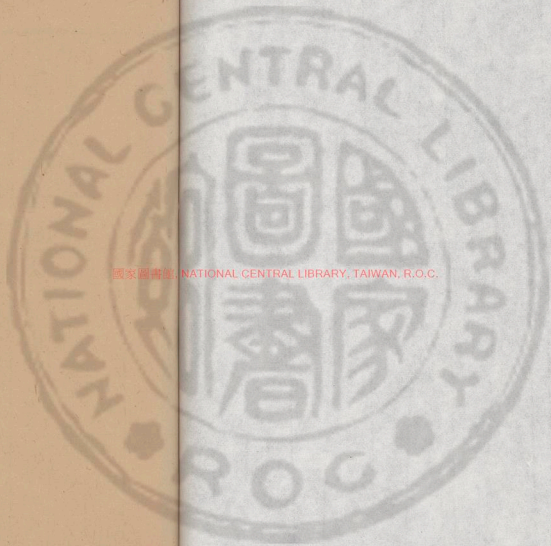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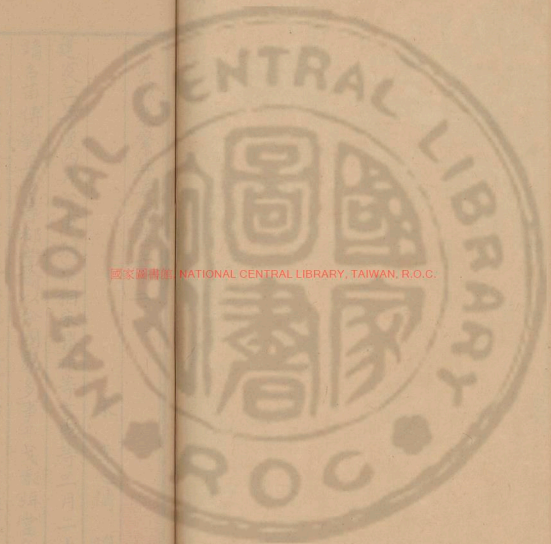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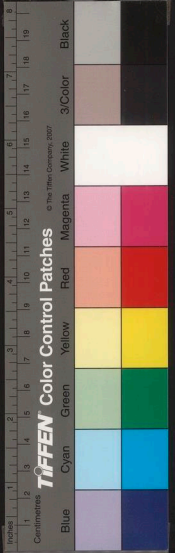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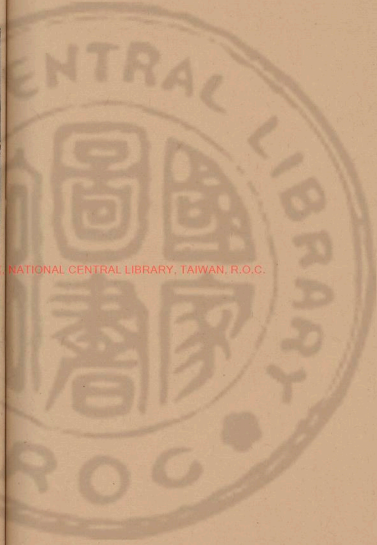
3292652 v12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
請召苗傅劉正彥等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
之計膺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
曰吾近以膺聖皇帝投位元子請國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
夕不遑亟欲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
上第一衣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請膺聖宮新除尚書工部
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帑無有宰相乃遣
吏假于戶部尚書孫覲而以錢七千償之太后內出禮子與上



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上奏曰臣疾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
容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冲幼強敵未寧事尤急于防秋
理難安于垂箔臣僚懃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
上奏上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許之
百官三表畢時已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
再請遂就西廊播笏披上乘馬還行宮都入夾道禁香衆情大悅
熊光小殿或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誤未勝非閉居錄上及太后
云三十日上還宮按是月無三十日其實四月一日也
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願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
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避為期朕惟東朝有垂簾
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

嗣君宜立為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故書應千恩賞等事令有司

疾速施行敢有稽違重寘典憲

朱勝非開居錄云初二日捲簾上獨斷如故余留身奏曰復辟之功

盡出太后宜有尊崇上曰如何余曰宜尊為皇太后皇太子亦合有
恩禮宜立為皇太子次日俱有詔如所請按日應及諸書皆云初
一日加皇太后尊號初四捲簾與朱勝非所記全
不同或疑庸非在庸聖宮先奏開居錄誤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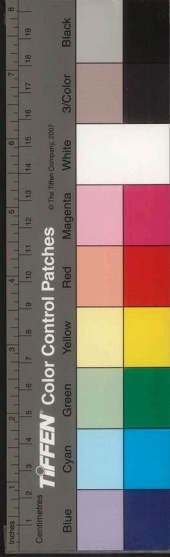
中興聖政龜鑑曰方苗劉之禍徽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匭之
舉勢不可逆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邵鄭毅以正大
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
日虞淵沈光咸池二山以三月癸未至月戊申及正凡二十六日
而平蓋張忠獻之
義之功居多焉

中書侍郎王孝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孝迪始除執政使金不辭而上至復辟遂罷之

石文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張志復為中書舍人 是日呂頤

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等用意姦回當益



為備願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

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已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

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戒也臧棣王記云願浩至

賊對壘能知賊無它慮乎對曰彼怯勢恃眾敢取鉅虜自謂不死

無有他慮又問曰我師可以必勝乎曰以眾敵寡以順討逆可以不

必勝願浩曰知彼知己可戰矣按此與提辟記所云世忠之語全

不同疑臧棣所書有所潤色其後趙確撰世忠碑又引而載之今

取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

豈為賊用願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

而去朔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已酉上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即欲撤簾日高猶不出御筆令

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于是暫出御殿后曰官家既還內吾

便不當出勝非欽贊遂詔于四日撤簾此據勝非閣后錄修入錄

揚簾乃在兩日後或是逆稱今日下詔來日捲簾而

至至瓜洲為金人所驅遂致遺失詔訟路州軍尋訪收到人補官

此據日歷會要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

劉正彥副之詔將帥非出師臨陣毋得用刑即軍士罪至死者

申樞密院取旨朝奉郎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光試侍御史

徽州進士汪訓義上疏請皇帝聽政詔閣門引浚除中大夫知

樞密院事後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

少者徽克小應浚除命在士子祇自撰復辟記云武當軍節度使

淮西制置使苗傅起復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副使劉正彥並



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遠為淮南西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政失傳欲請王世修為參議朱勝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傳乃止 中書舍人黃權直學士院張守為御史中丞以朱勝非言其嘗與聞復辟議論也日曆守之除在庚戌按朱勝非開居錄乃守御史中丞則二人之除同在初三日勝非誤記也 工部尚

書黃侍講王絢黃直學士院給事中李會試高書兵部侍郎國子祭酒唐又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黃侍講 應天尹孟度充顯謨閣待制尋召度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幾路提點刑獄公事

凌唐佐為應天尹庾鄂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為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漸濯用之 是日呂頤浩

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沮河為陣于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兵出戰始世忠以劉寶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于岸下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澤騎不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前者必斬之願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

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朱勝非閣居錄云四月初三日赴朝上四

非暮城上望是郟外水深有舟舡火炬熾遠人墜城櫂之乃報也忠下先鋒陳思恭舡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側去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保護高名分守兩宮勤王兵

雖勝如何措手初四日午聞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張世詢等

卷之二十一
四



至皆以塵上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曾戰聞何故傷損按勝非所云皆以麩損張

浚之功恐非其寔王廷秀閱世錄亦云三日聞韓將軍至朱勝非

貼平為二山揆伏掩蔽足明勝非所云皆私意也今不取

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城中震恐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使

人諭二山今速引兵去朱勝非開居錄云四月初一日奏二山欲

兵馬朝夕必來朝見恐手作人住開須是逆行但得離論云勤王

此百里正其罪以討之上曰待喚來敦遣余曰極善頤浩等進

兵北闕傳正彥見上請設盟誓而不相害此據趙姓上賜金勞遣

傳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鉄券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

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金湯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過大

雨火不能起遂逾夜尚書檄諸道捕傳等世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

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尚未可知聞者以

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並見于內殿上嘉勞

久之中興遺史聞世錄並云世忠等初四日入城戒梓勤王記

而大軍初四日早乃入也朱勝非聞居錄云初四日間報韓世

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皆奔走禁門欲立入衛士呵止遂大

毆擊而入唱言曰韓太尉使來折蕙徑至殿門叫呼不已上大驚

遣人引至殿庭望殿上簾幙作而遠恐未必果爾今不取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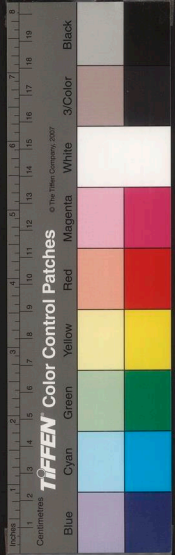
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于殿廡因求對閣門白故事無

與宰執相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

則不知也此據勝非開居錄修撰張浚已除知院不知何故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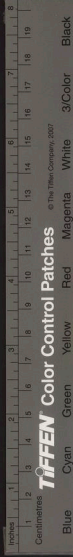
本班也但錄以為不得隨班或者所齊音無日下供職之文故波未得立

頤浩出劄子乞取索改年以後事朝廷看詳上曰已有旨勝非頤



曰昨得旨令三月五日以後事皆看詳不但改年後也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寔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願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拜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勸其始謀以聞本勝非閩居錄云諸將擅啟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都制官吳湛皆嘗其家今不取也苗傅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于之

壬子上初御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縉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吉張達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日應捕新傅等賞格在三日庚戌降黃榜在五日壬子授賞格之內楊已擒到王世修則必非初三日也日應蓋誤今移附五日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葉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為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



而麓暴凌喜事而踈淺上曰俱輕凌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
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凌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于此此舉凌寔
主之勝非敗辭將退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
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
奏云謹已肅清宮禁掖奉宸園當時寇行宮禁嚴擊出之故云肅
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入至殿門誠為不知理道
此據勝非閤居銀州修勝非所錄又云初五日留身上曰卿拜相
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
高飯復必有所濟人之功朕與卿相知今曾聽卿去然孰可經卿者
余知以時事言之頃呂頤浩張浚上以謂劉王有功那城中安
魯數日方至余曰當奏外彼不以凌為年少且陰近上執政官將
相諸將必喜又曰陛下若以凌為年少且陰近上執政官將退上
日卿到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
朝廷之体面前日將士直突呼叫入內殿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理

道按凌初三日已除知樞密院事勝非留身在後兩日乃方云且
除近上執政官恐誤擬勝非所云不在此日又勝非載上語多嘗
諸人之功也書皆無之今益削去又云上令呂頤浩張浚皆參堂
按此時頤浩浚已在樞府無緣仍令參堂今削二人姓名庶不致
陷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
少許漢兒何足思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于是御史
中丞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
不出

癸丑尚書右僕射兼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
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畧曰亟持詔節趣東國鈞夫何信宿之間
乃爾震驚之遽深惟菲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即復大位雖授兵
之交至亦秘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



在相位凡三十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知平江府勝非以平江巡幸所遺遂力辭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畧曰丞持詔節趣東國鈞夫可信宿之間乃爾震驚之遠深惟菲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即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秘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平江府勝非以平巡幸所過遂力辭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

營使頤浩遷五官用朱勝非例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激並罷為資政

殿學士岐提舉南京鴻慶宮激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激執

政纔四十六日

張激兼江湖制置日歷不書此據季陵外制集增入

資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路允迪仍舊職提舉醴醑侍讀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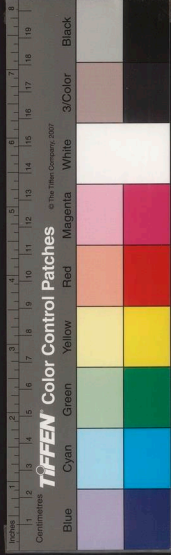
院事李昉守尚書右丞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穀進簽

書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

江寧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廷修于軍中世修言苗傅等

疾閹官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兵斬

淵經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寔情戢以聞



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
行事務都巡檢置使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先
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筦既而
改命先世及韓世忠張浚除命日啓于庚戌甲寅兩書之今
附此日光世行述云時上面授光世簽書樞密院事光世力辭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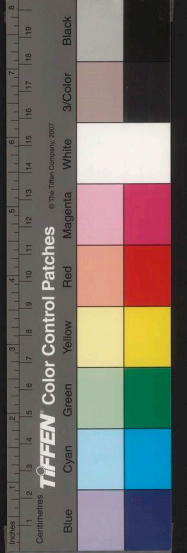
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
軍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
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立前軍統制張浚為鎮西軍
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秘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
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自餘將佐咸進官

二等張浚言迪功郎呂拯自城中以蠟書陳二允反狀進士呂拯
掌文字有勞得旨拯改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忠于微時之
絕等至是世忠為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之詔贈淵開
府儀同三司而康復亦贈官謚榮節淵死年五十三淵先道初
賜諡褒閔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
二叛為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

嚴兵為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
世忠按劬叱之無敢動者詔戮湛于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為帶御
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按史責
作元責

英州左言責賀州並安置 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



待制知杭州康允之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熊金部員外郎薰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說之罪上曰范仲熊恐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寔出梁師成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為與二山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寔與聞故上不信既而張浚為之百拜力請乃召允之蒙奪所除職說免官而仲熊除名郴州編管此事日歷全不載今以王廷秀閩世錄參修范仲熊行遺摺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廷秀又言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之罪上怒甚欲景首執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杭州章詒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為觀望停其官永州居住杭州兵馬鈐轄張承載坐

朋附兇邪除名瓊州編管

承載事見三月丁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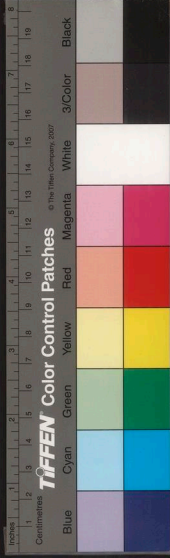
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

路兵馬都監鄭大年責授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言者論二兇

也兵湖州之小林傳等無緣知此徑路蓋大年召之故有是命此事

日歷不書今以四年十月癸酉紹興三年正月甲申大年復官改正狀附入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既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條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拙言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該載如免役重錄茶鹽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見行條法若事干軍政邊防機密



欽定四庫全書

并修書未成間嘉佑制舉見行條法相照而引用窒礙者並取旨

從之此事日歷不載今以會要增

入四年六月庚辰對修成書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逼焚橋梁以逼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

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寧遠軍節度使醴泉

觀使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概應詔荐朝奉大夫趙鼎鼎謂張浚曰

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摺薦故事推恩其家浚用其言

且荐于上遂以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鼎已見元年二月命發運使親

督糧船赴京師上聞東京軍民久之糧食故有是旨詔自崇寧

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

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軍器監葉宗諤直龍

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黥以為軍

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珏復為尚書吏部侍郎秘閣修撰

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舉車駕巡幸事務右

司員外郎黃概試兵部侍郎兼御營使司贊贊軍事中書舍人周

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以禮津遣

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司諫劉寧止

守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定江都人元豐御史中丞按二人除命日歷不書此據部司題名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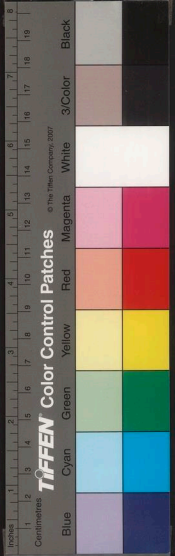
不得其日故附

黃概改除之後戶部尚書孫覲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尋改

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

卷二十一

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為金撲滿觀至官名諸大姓諭以禍福使挈其金帛遠徙而藏之

一季不如今乃錄入官人若其擾 新除尚書吏部侍郎賈安宅

罷 新除侍御史李光直龍圖閣知宣州光之除日歷不載 金

國通問使李鄴宗彥通留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通知筠州著此

以越州降金張本日歷彥通以朝議大夫除鄴無前銜按鄴建炎

元年自直郎責為散官不知後來出使除何職越州題名可考

季陞外制集有徽猷閣侍制宗彥通贈五官制軍云履危而使絕

城乃遂生選剛是彥通嘗出疆也日歷不書彥通職名不知何故

奉議郎通判湖州張憲應詔上疏大畧謂人主勘定禍亂未有

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

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

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

將何以弭亂而國治乎又言竊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

五丁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

一旦有風塵之警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能安心而用命乎徒費

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于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

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過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

勾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階以俟昇平為

之未晚時論以為當 是日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于苗傳至梅嶺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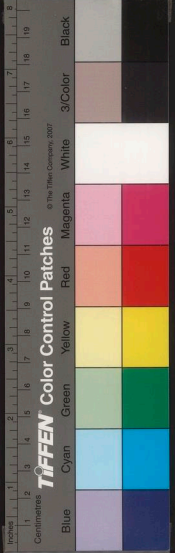
戰敗之傳走烏石山

已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卷二十一

十一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
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邠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
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
可行若便集衆徒為紛紛既而頤浩多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
遵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謂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罷自元豐改
官制筆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撥而議門下審而覆之高書承而行
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
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
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

見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馭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

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避之乾道八年二月

又改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廢僚

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
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秘書省紹興元年二月廢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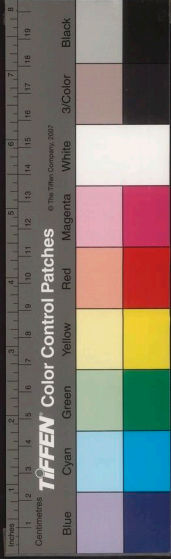
天文局紹興二年正月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

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 鴻臚光祿寺

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二十三年二月 衛尉

寺歸兵部復不太僕寺歸駕部復不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

三年十一月庚戌復作軍器二監准少府監不復皆用軍興併省也 秘書少監方闈罷



為秘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佐正字十餘人皆為郎出守或奉詞而去于是館學寺監盡廢士人之外召而至者率以尚書郎處之郎選始輕矣 咸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為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戶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禮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司一十九其分案總為一百七十有三 苗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去 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戊午

今從 日 應

辛酉武泰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 直龍圖閣知越州葉煥充秘閣

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試左諫議大夫明受中召康為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此無人為陛下道此不旋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上感其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為執政 此據李邕

時政記附入當 求康全疏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大將呂頤浩因荐望會兵以行望有口辨喜談兵故頤浩引用之 尚書戶

部郎中朱異為江浙隨軍轉運使 是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 趙

撰韓世忠碑云王蕙程迨襲二賊賊方圍三衢聞王即來即解去按此時世忠尚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



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應武俊奏狀乃係承宣

使銜恐是未建節時所上也

今兩浙轉運使運封樁米四十萬斛赴江寧府

以上將巡幸也 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鼓衛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

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

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

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布為宗社制

耻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行欲使護停來

上上壯之酌巨觥以餞世忠日應于丁卯日已書車駕進發杭州幸江寧府命韓世忠為江浙制置使

而戊辰日又書車駕幸建康府呂頤浩等乞苗韓世忠前去衢州以來擒捕苗傅按此時未有建康府名蓋重疊之差誤

尚書禮部侍郎衛膚敏未就職卒于秀州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戊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藝精

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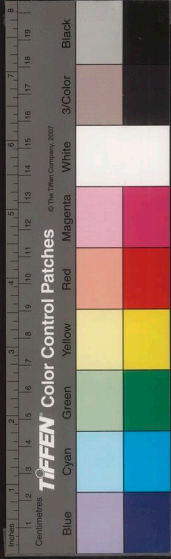
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

屯于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驚欲使歸其麾下乃令心腹

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

頗愜彥章怒拔刃刺德不忠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勇立為皇太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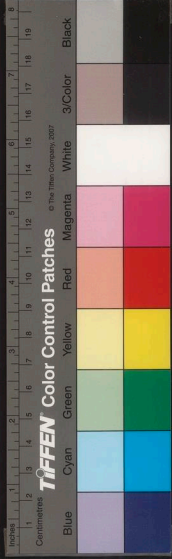
工部尚書王綯為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臣僚奏王鈞甫馬乘吉前後用心寔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與旌賞從之時苗傅等衆猶盛勢未可擒言者謂鈞甫素吉見將赤心隊為先鋒以拒王歸請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故有是言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六房外人有制敕庫及班簿章房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為正額

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間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拆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為十有五

是月以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為徽猷閣待制充淮東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論揚州怯懦避事且數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初上思內侍郃成章忠直自赴行在其徒忌之乃止之於洪州

中興姓氏錄云其徒譖之云郃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召

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贖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南而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為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止受陟又撤



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光蘄渡江引兵之洪州屯熊克小厓載瓊之江西在

去冬按長卿撰胡舜陟生詞記則瓊淮西安撫使統制劉文舜引

眾犯濠州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按文舜已受胡舜陟招安不知何以作逆守臣連南夫移江寧府

未上遣土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濠而

死眾皆奔還文舜引眾至城下南夫出庫帛斂城中金銀以遺之

且解所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

遁事見二與其黨椎埋通泰野澤間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

與其次爭事相殘殺眾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間有大

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

車軍羅成等不伏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

和之先是韓世忠潰于沐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于寶應之間

有眾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成又破連水軍取綵繒以為

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成後亦為邵青所并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相淮東令呂頤浩為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民請用唐裴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 左諫議大夫滕康為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相淮東令呂頤浩為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民請用唐裴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 左諫議大夫滕康為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于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况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關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為此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廬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上之納其言遂擢康為學士時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請幸荆南不從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宗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

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元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郢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潛厚事以紹興二年十月劉張初既附不得其年月故因潛善再責述書之是日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固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眾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



黨大懼詔以翼為珣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諸將趙東淵楊忠憫歸
朝官趙越趙休並進三官仍以越休為直祕閣東淵易縣人宣和
末契翼丹度軍以城來降忠憫其先榆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
散郎洪皓以秀州司錄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
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往經營庶事告辦
鳴鑿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
為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為部使者使招二凶
會捷書至乃止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述以為將招二凶會捷
書至乃止却恐不然被皓以三月七日被旨使金
國是時二凶未平不應投書已至當是鈞甫柔吉被殺而皓彥昇
上在常州已聞之也今略修潤仍移附此日庶不抵牾皓彥昇
弟子也為昇都陽人傳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
政和給事中

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提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
守臣併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
其家焉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為淮東制使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為淮西制置使上以兩
淮為強敵所殘議擢大臣鎮撫故有是命益居天慶觀置司備位
而已尋皆罷也此據趙姓之遺
史日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東政張

浚西行之議遂格宋熹作張浚行狀云浚建議令呂頤浩奉上幸
武昌會浚西行江浙士大夫控劾頤浩遂變初
議按康以異論而執政則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意者
浚此時正往高郵措置而康遂得遷邪或熹所云益指東巡之議

